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曾	1
2	5	7
8		



春秋家說
三卷

門 4
號 752
卷 8

春秋家說
三卷

春秋家說
三卷
明
王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春秋家說序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述未廢也已
乃所願目歷年有得惜無值人夫之夙賦鈍息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
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基詳而得略泰明而得晦不欺矣三傳之
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窮於陰習其讀者之
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蹇然而對曰敢問何謂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而不隱
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數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感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
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數災
異指事實祖向歐尚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讒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
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夫天之微不詳矣載憤憤之心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
挾餘毒逼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強盛建炎臣主外憂天福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爾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
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元伸首止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元抑疑於內僭內防又疑於外疎心
兩疑說兩存邪止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萬侯師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其
效可觀矣春秋賞夏必先趙武尊王授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精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愚乎其能晦哉或明
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離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叙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浹其已淺疏其
過深折一同三傳之末廣語其具三傳之末安始於元年統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
者弗有誦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
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高懸之生無幾恐將伏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尚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董稚云爾
著雅君難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徵仕郎大之謹述



春秋家說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

春秋家說三卷 國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稷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為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為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為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為母而視嫡母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即為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恩詩君子不以為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天子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上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卷一下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上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卷二下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上

襄公二十三論

卷三中

昭公二十九論

卷三下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卷一上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大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立言而附之以事強天下以傳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強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並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以達於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為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進而六位時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貫乎故夫人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年其將取法於亨乎而體仁長成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僅於始凝道之功必慎乎終故曰人為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載歷終始而大始者不匱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應成無特用也僅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已于諒矣嗚呼為此說者之強言立義而強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

無一時之宜不足以隔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隔隱公子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為小持之一日協之眾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諗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鶩亦以人臣無將且毋不以忍試之象顧封之而且以弭其姦故義者先揆於己次揆於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歸己立矣故曰義內也非襲取而可無餒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義說乃閔默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怵于利深矣惡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墨胎

船山遺書

君之於叔齊帝乙之子紂魯惠公之於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違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
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惡而已不得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
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殺梁子欲隱公之據其位以為正親之道失其所事親之身而道圯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
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有可立之義則不得復為攝矣不得為攝故隱公之立為爭國春秋必絀其亂不
得為攝則桓公之立為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慚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恤
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為順別以為正從而正不弛其別別而不悖其從順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天以合為德使人殊于艸
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為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違其沒矣孝
子慈孫為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為其生之相合也以情
而徇之而性數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為墓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
穆而附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附于王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
母之喪服替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尊合矣則將等義之而無所替耶抑使之相就而故替之耶無使相就而
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母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夫祔廟之禮祔于王姑而弗
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既厚乃可合之以敦親故有事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
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並行不悖矣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肇性形關情性率道
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為導諛之子孫不能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古道替禮意
湮私欲橫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則留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戀之情處其君親不孝之尤
而說春秋者且以為古錄氏邪說殄行嗜亦其矣殯非殯葬非葬葬死者歸藏之期而懸擬生者之旦夕同處何不

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戀者為哉隱夫人子氏也而
不書葬者恩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為君大夫卒而不視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為已薄者其事而義自見
也殺梁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別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析可破而無有禁洵其間者也故以讓制者遠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攝制者不疑而
讓舜周公是已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立于辭受退不避其罪進不任其重濼洵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
與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即其可有而欲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與廢之故不再與聞可矣
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竄逐惟所施定宗禮重而登誅二叔惟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人
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衛行矣公子重圍諸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若
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感福自此而始豈徒喪其身之
足以償責乎嗟乎于肅愍之不免于禍天也人已盡矣持大制而行子不中止之塗荏苒再遠延禍固不可避而咎隨
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無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不恤而況其他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衛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也當時之憲法者莫甚于成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
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之禮禮州吁厚樹之其而張威于外乃衛人之殺之如驅
逸豚如逐失穴之鹿而無難也故奉大義以行所得為習俗不能違強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掣春秋大衛人之
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為之義矣

庚當我入於幸詞也幸未取郟辛已取防重幸詞也人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當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
妨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已獨得地幸未有所取焉幸已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
之而為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微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
我所必得而一日得之得之不己而他日又得之豈人之愚而已之獨幸哉魯之為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
齊之圖伯也鄭有凌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

齊晉吳楚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咎之所啟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寶賂而族滅于武氏李
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為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為者以利質魯而為齊驪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恒自智也魯
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三得邑是坐獲也魯智則愚將在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非我利也既授之魯入
之矣其能終利我許田乎若防部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為吾質也且魯既收之於部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
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為若不智取之宋
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校乎以齊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
償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據之益
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甯無益也文立
質者即以其文為質而以為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間有益焉有損焉者後質
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
則文既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以損拘者執古之未益以為必損不亦過乎古者封
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繫則不得殊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為天下王夷其編年無殊于諸
諸其猶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以立程編年而建之號豈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要質之所劑
功罪之所積刑名之所折覆按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為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為程則今之正亂于往
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年編也以
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年下連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抑亂于
先君之元茲者伏茲訟者積訟既莫之查訟而心目之炫亦府史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
也不知者以為文知其得失者以為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

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為之夏商歷世無窮而美者盡信美者之有盡也不審
而周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間元年皆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舞法者滋浸
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故其疑端引其姦孽即有察吏更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姦愈甚矣過之不記何以及久近
之不行何以致遠無已而以先君之益號冠諸其上則驚蟻之券判淫之情皆載九廟之聲靈于其上不已春乎雷
乎文質經緯之妙以知變通不以春秋編年之法例後世矣

建號之義表以德是寓歲也貞觀大中神爵崇承以先是廣孝也紹聖之類期以休是同民也成化之類皆文之不害者也其諸不可者倡異教就對如意私
福社艱難崇慶于道非宜固人主之所宜戒尤非法者有祖號而不讓讓至九大臣易位而輒改則改元與夫
瑞應非典拘忌災祥數改不已如胡氏所識記注繁而莫之勝載斯實為建號之靈雖然噫不可以廢食盜瀝之分
均出後不可以廢仁義遽以作備之咎漢武異可哉

利害之所生先事而知者或以理或以勢勢之可以利勢之可以害慧者知之不待智也智者察理慧者覺勢勢之
所知觀于月理之所知觀于火壯周曰月固不勝火幾于道之言也觀于月雖遠而無固明觀于火雖近而有過照
有適照者有適守無固明者無固心是以雖或知之不能擇之雖或擇之不能執之鄭莊公之知是已慧足以知父
兄之不能共億母弟之不能協和不足以有許而猶姑有許也慧足以知覆亡之不服許之不能固而有猶乘人之
亂以貪許田之易也逮其身死國亂許不能有而許田亦為魯復矣詩稱居則徒喪而成人之篡何為者哉夫慧
足知之力不足以守之而終于亂月火之喻微矣勝欲者理也非勢之能也理者固有也勢者非適然也以勢為必
然然而有不然者存焉魯獻之無道有子之不富而霍魏虞虢且安然寤處之矣是則有弟而不能協和或可以有
他人之土守者勢之有也齊桓以喪亂之餘撫有齊國姜氏之子孫且失其序而譚遂終入其版章矣則新邑號檜
之子孫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守者勢之有也故勢者一然而一弗然有可照而無適照則有其明而無其固明特此
之知以勝朵頤之大欲不亦難乎是故大智者以理為勢以勢從理奉理以治欲而不動於惑夫苟知之必允臨之

則有天下而不與推之天下而可行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親親之仁出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尊尊之義立斯二者同出而異建異建則並行同出則不悖
並行不悖而仁義合矣嫡妾之分尊尊之義也庶子君而崇其所出親親之仁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為其不可
哉所不可者夫以子故寵妾而使母于嫡也是以欲敗禮而自棄其尊故惠公不可以夫人之禮禮仲子光武不得
以陰后之貴貴東海若僖之於成風昭之于齊歸漢哀之于傅氏先君無匹嫡之愆而嗣子有推尊之義何為其不
可哉夫不可以嫡道加之妾子可以己貴致之親義之正仁之推也若夫子以己貴加母而有不可者則惟仇君母
以俱隆而蔑君母也禘于太廟致成風為夫人則已仇矣君母附于祖姑而配食于考廟則尊仲矣妾母別宮以祀
不祔不配而加以夫人之號亦何為其不可哉土無二王而太王王季可並世而與帝乙同其王稱君無二后若母
妾母亦可並世而同其號一也不祔不配而義正矣尊以徽稱而仁推矣豈相悖邪或為之疑曰人子不以非所
得者加之於親為孝妾母而稱夫人非所得也加之于親非仁矣且庶子之嗣立受爵于天子受國于先君非已所
私也序天之秩守天之位而以私恩奉其所生非義矣夫非所得者親之不可得抑已之不可得也親不可得已可
得之則猶親得之矣苟以為親所未有不可加也則天子之養諸侯且不得並魯有四飯僭莫大焉而況于匹夫
然且舜以天下養瞽瞍而備物之養下逮于食力之庶人徒為贅腹之應得而加之無疑與抑且曰養者賤也名者
貴也養可移而名不可假也審然則舜徒以所賤者事親邪備物之養非以為物也已所得有不敢儉於其親焉且
天下者固非己之私養也舉天下之公養以致其私恩移天下之公尊以神其私敬何為其不可哉所不可者臣位
君而蔑君妾仇嫡而蔑嫡响响之仁虧義者也仁推而義無不正也則君子何疑焉故獻皇之加帝號盡者所必伸
也崇廟號加十六字之繇躋諸武廟之上則導諛之臣為之也君臣之分嫡妾之等父母之恩三者酌而成乎追尊
之禮達于士大夫而無殊于天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為則思以為則則不過其思而無欺于思知禮者達此而已
矣
士大夫之肥封君母配其父以並崇而妾母未之及也則妻不得有其封而移以奉妾母妾母之封視其妻亦與君

母並尊不以妾母為非所得也士大夫之封及于妾母而況于天子與諸侯婦人之義以從為正在家從父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從之以為德也從之以為德則亦從之以為貴從之以為德者無成也從之以為貴者有終也無成有
終地道也但有所從不必均從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從父貴不繫夫矣王后之歸在家則稱女
在途則稱后從夫貴不繫父矣庶子之母君母而祔已得以別廟而稱夫人從子貴不繫夫又何為其不可哉君
與君母存妾有所從子不得尸其從故庶子不得為其母服從君從嫡也君蔑庶子嗣立妾母無從而從子故得以
有夫人之祀于別宮夫死從子之義也故公羊子曰母以子貴順也以從乎子子可致尊也非夫所得制也以嫡妻
從乎君君不可舍所從者而別受從也君不受其從故妾失其賤道同出而異建道在子不繫先君矣
宋殤之弑馮為之也孔父者穆公之所屬與夷者也故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知然則民不堪命之辭華督之
以為弑名目送孔父之妻若曰此可襲而虜焉爾禍不發于馮督亦安敢生其心而利此哉督之弑馮主之馮之篡
鄭成之也春秋之前宋鄭固不協矣鄭外挾齊內挾馮以制宋而宋始不能與鄭競外挾齊而瓦屋之盟齊猶合宋
內挾馮而陰餌華督以蝕之于肺腑于是乎宋之生命懸于鄭之股掌而宋殤孔父其何以堪故有相敵之勢者莫
患乎授之以挾蟻蝨在楚而韓敝異人在趙而秦敝劉休道在魏而齊敝蕭譽在周而梁敝是穆公之居馮于鄭假
利器于敵以自伐雖欲守殷之家法一及一世以見先君子于地下庸可得乎夫業不欲棄先德而傳之與夷則開誠
布公置馮于與夷之手授之祿位以定臣主之分馮其賢邪般之子孫有服在廷以奉家法者馮師也馮而不肖邪
是國之蠱賊家之夷稗廢置生殺一聽之殤公而又何恤也授之仇讎之懷而導以戕賊穆公于是乎不智矣其將
畏與夷之猜而樹之勁敵以為援則天理人欲雜糅以共圖一事疑忌之心先之自我無問人矣故馮不出則與夷
制馮馮出則馮制與夷諸葛之為劉琦謀者此而已矣曹操不南下劉備不走琦且為備用以成取璋之勢矣亮挾
縱橫之術以為備計猶之可也穆公用此以行其義舉不亦悖乎
劉敞之言曰春秋誅意雖然有辨置意而徒誅事則散也愚誅意而釋當事者則散也故故與夷之弑馮意也而春
秋目言之曰督弑其君假令以督大逆之辜加坐于馮則懷意者誅而推刃者免又奚當哉非馮則督無弑心非督

則馮無弒械馮無弒械終不成其弒矣督無弒心有馮而弒心也馮馮可以生其心而生心者固督之心也則馮有心而無械督有械而亦有心甯縱馮也督不可縱矣且夫馮懷爭國之志而忘先君以妬昆弟信為惡矣然其惡也
有託而惡者也馮亦君也馮一君也在彼在此一也使讓諸彼以與此懼不畏天督不畏王殺一君置一君惟其好
惡如雞草以植木而冀食其利然且自謂曰吾猶是戴君也而篡殺之禍昌矣君子操大法懲大惡已大亂與其誅
意以快一時之鉤距無庸按事以定天下之典刑故姦民不畏深文之吏而畏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
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致摘發之長大猶元惡且飾意以相迷而莫之服欲其懼也難哉
未修春秋則曰陳恒執其君實于舒州春秋隱之則以自奔為文以自奔為文者存君臣之體不使大夫得逐其君
也至于弒則目言之而無隱辭無隱辭者惡之著不可得而隱也逐與弒其惡一爾君之見逐與見弒不成乎君者
亦無別也有弒甚于逐者亦有逐甚于弒者可逐而猶弒弒思于逐也以為不足弒而逐之逐惡于弒也彼既以為
不足弒矣而抑立逐之之文使之得逐則既未減之于弒君之辜而徒張其勢也不可以訓抑不足以懲故目言弒
而不恤君臣之體裂悼其君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逐其君者皆挾可弒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已篡而必弒
矣胥天下而無敢弒其君者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逐其君者皆挾可弒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已篡而必弒
趙匡義先弒而後敢篡弒禍止則不臣之心有畏而不發治其弒無治其逐故專責之君
子曰行夏之時言王者受命創制必革周歷而從夏則周歷之失也久矣故善治歷者因天之理亂七政者因人之
數日食而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夫日月之合何以知其合哉毋抑以食知之置朔于食之
前置朔于食之後其以何者為朔也曾不知正而相承以誤者數百年周歷亂矣故曰夏數得天言周歷之不得天
也不得天胡以歷為天周歷之所以亂者尊人之數而屈天之理也尊數而屈天侮天者也後之言歷者或以律或
以易遷天以就其八十一四十九之數而朔有非天朔者積朔非天朔而閏之非天閏者抑積矣嗚呼天之理固一
貫也然豈滯形滯數而無參差互成之妙哉區區得一隅之法象舉凡天下之理數悉以此而範之大且從其私意
而不得以伸其固然而況于人事之與物理故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始也乃既成乎有矣而人之行乎此倫也父子之仁性也君臣
之義夫婦之禮道也道率性而成乎性之用則天理人欲並行其間以聽修通者非猶夫父子之一乎性矣君臣之間
有利焉夫婦之間有情焉是以修道者正其義以明夫不謀利也崇其禮以明夫不狎情也陽者質與也陰者質求
也稱其質以俾陰求而陽與則陰以情動以利往而不保其貞故陽任與而且任夫求陽雖求而剛者之貞不失是
以太正故君下賢以為義夫逆婦以為禮的剛者之可使求而以崇陰之恥聖人以裁成天地之宜者大矣哉夫親
迎之義而既然矣一乎禮以正情情無可過也自然之情且勿使過況于不情者之以利賴于之者乎情之所不及
以旁出而侈于惡者曰權曰利曰好逸而憚勞此三者以飲情而于性為尤賊既正情而崇以禮矣而又以爵之尊
卑則趨于權也以國之大小則汨于利也以道里之遠邇則姑用于逸而憚于勞也此三者情之尤劣者也挾貴以
權挾富以利憚遠而偷安其以視陰陽必感之情為孰重乎而以此為禮則是過於所感而通之於妄唯小人之數
彘倫者為然而豈禮哉逆之于館者為天子言也諸侯不敢以女故致天子而就近以授女焉且率土而皆天子之
土惟所命之而即為諸侯之居則命之以館而館即諸侯之廟也故逆之于館可也逆之于境未之前聞也逆
者必有所授迎之于境必有授于境者是齊侯送姜氏于謹為得禮矣乃春秋之書曰公會齊侯于謹不正其親迎
之文是不與逆之于謹也不與逆則不與送不與送則逆之于境者將無所授受若相遭于逆旅而以之歸又豈非
野合邪故逆女必親親必于國爵之尊卑國之大小道之遠近一也崇禮以替欲伸道以抑權率義而忘利求心之
安而不恤其勞陽道也剛之貞也健之行也道在求而彼皆輕矣
春秋之記紀事為詞也惡所以閔紀也紀之求免于亡其道盡矣齊以九世之讎為名而所挾者取威辟土之心以
遠交鄭而近攻紀將內自廣而外求諸侯則雖以太王當之而亦莫之免春秋之諸侯安其危而益取幸焉未有能
併命盡力以憂其亡者而紀能憂之即或憂其亡而亦旁睨強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歸宗國
請王命持大正以敵強暴而紀復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而戰戰而猶足一勝也則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戰不
可繼抑又不得已而與之講周旋萬一垂亡而猶存者且二十餘年非齊力之有待也紀之祈天而請命者力未竭

也不幸而居強齊之左右不幸而當齊之將西事中國以先取益于東尤不幸而為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為東州之望國者魯也抑不幸而居間以司離合者狙詐之鄭也紀之不亡何有哉春秋之義上告天子而紀已告矣下訴方伯而紀已訴矣故死以戰而紀已勝矣不得已而納成而紀已請盟矣紀之可為者止此矣若曰魯桓者非所主也則紀又將誰主邪以名義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姻矣桓即不篡而齊亦何憚以勢力言魯固非齊敵矣抑將西走秦晉而秦晉固不救恤南走吳楚而吳楚或應之則又祭之于吳也許之于楚也劉環之于段氏石晉之于契丹趙宋之于女直蒙古也所謂舍虎就狼以自斃者安得起實成之文王旬宣之方召于泉下而與歸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詩人之所為悲思也春秋詳紀事于始詩錄曹檜于終有同惡焉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之情見矣區區以成敗之已事責紀者吾抑不知其何以為紀侯謀也

周末文勝于質往往離質以為文禮家不審其非先王之舊相承而為之說于是有云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嗚呼此漢儒之所以多詖辭也義異出出于心之制也禮異出出于心之節也義禮性之德也性凝于心而與心為體也與心為體則其顯諸用也固根心以生根心以生則植其根而後枝葉得榮枝葉之榮不能離根而別為榮理所順勢所暢情所安故榮也是以君子以義制怨非其義也而有弗怨如其怨也而怨即義以禮節怨非其禮也而有弗怒如其怒也而怒即禮勢無逆而不暢情無拂而不安理之所歸順乎心也而如其怨不棄義也則義亦不平怨矣如其怒不廢禮也則禮亦不懲怒矣相與並行而各自枝葉是齊其莖而華實異也豈理也哉義理者天理之實也怨怒者人情之發也實實其所發發者發其實也怨怒發以義禮則始終相扶而情協理矣介然情動而情為欲使怨怒之發離義理以浮用而喪其實乃既任其欲以為怨為怒復可循義理之文以相緣飾則夫天理者其以為飾人欲之具與故知義之不可棄則無如其怨知禮之不可廢則無如其怒釋其怨弗已弗釋而以義禮挽其已溢之波是夫天理者抑將以供人欲下流之用乎惟其視義禮也末故其用怨怒也輕其用怨怒也輕而尤用義禮也賤率天下以狂騖于義禮之文而實挾橫流之情欲以為主相率以偽而天理喪矣故曰義以為質非其文也禮之用和為貴非其矯也昨戰而今相為禮主質之間相矯以文而離質以為和於女安乎葬之必會伸其哀也誠哀之故必

會之殺其父兄俘其子弟折其胫其臣民而凌其君姑相從而隔無從之涕其果哀焉否邪受客吊者必稽首拜其見愛也死者暴骨傷者扶病但以一賻一贈之恩恩率死傷者之子弟匍匐伏就列以拜德其果見德焉否耶中者含怒怒以往受弔者含怒怒以迎之非湯武盡失其本心者亦孰能為此哉故曰匿怨而友其人君子恥之且不可而况君父死生之大禮忍于之耶韓厥之奉觴加璧驕者之色也樂鉞之攝盂承飲詐者之術也周衰道喪相習於義理之文以巧用其驕詐乃以居之不疑曰吾猶是義之執而禮之守也人欲有託以益肆而天理盡亡矣實則亡之文猶借之故異端操其左券以相責曰夫義禮者如斯而已矣非有恤死之義而可以賻贈為義是白彼白而我固無白者存也告子之所以外義也業已攘臂而禮仍之業已為禮而攘臂又仍之是忠信薄而徒為亂首也老子之所以賤禮也故夫子歎曰知德者鮮矣不知德而以言道道反喪德異端乃乘墮以攻而有餘力說春秋者未之思爾

易無定變春秋無定徵乾之初亦屯之初坤之上亦需之上時異而德異無定矣桓之無冰亦成之無冰世異而驗異無定矣無定變奇無定占無定徵斯無定應無定占者天無定象也無定應者天無定心也天無定象君子有定儀天無定心君子有定理故易春秋之言天俾人得以有事焉知其無定任之以無定則廢人之天王安石之悖也以其有定定天之無定則罔天之天漢儒之鑿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憂變之無定象體乾之行自強不息故坤之勢厚德載物道亦博矣而不亂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患微之無定應擇患御災側身修行道亦約矣而不泥也故君子之於災異也知其為天之異人之災而已矣其或致之既往而不可咎矣其自至也則氣之戾也數之窮也君之與民之與物必有當之者矣亦思其當之者不遂其害而已矣疑既往之有以致之而遽改之則使一燬一寒興于比歲將遂一張一弛日變遷其政事以迎隨之于否茫而君無固心吏無定守民無適從綱紀墮國且散矣不慮其當之者之害而早為之防則食竭無繼盜起不弭疾疹作而無以相救相救雖勤於憂畏亦何補哉夫君子有定理擇患御災側身修行是已過異而懼則省愆思過果有可省而可思者無不用也清夜之所愧作天之知也無事向天而問何忒也過災而懼則儲粟省役結戎修備弔死問疾先于其事而災無能為矣亦府之所修五行之平也無

事向天而求其復也故寒極無冰氣之沴也民受之而沴作物受之而生不昌先事而為之備加于素而無度以其
定理修人之天則承天治人之道盡春秋所以謹書災咎者亦此耳劉向父子不審而各為異說刻定微以區類
而變通之天豈然矣劉氏有私天而天隱于人心矣故君子之知天知人之天也君子之慮天應天之于人者也
枵然自大以為彼元象者不出此指紋掌圖之中多見其不知量已

春秋于大惡有如其意而書之者有如其言而書之者桓宣即位如其意也天王徵車于魯而曰來求如其言也天
子有徵于侯國而侯國名言之曰求惡莫大焉如其名言之以書之是以為不臣之盡詞矣以謂天子不宜有求則稱
求以抑之非也天子不宜有求抑之可爾遂取其名而逆之則是公苟不怨而遂奪其父之名也可乎將暨殺殺毋
而可謂之弑矣聖人無己甚之心斯無偏重之詞臣遂其君不自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說者以為端本而責見逐之
君固已然以歸罪于見逐之君而顧使得全其為君不受臣子之逐則責之也以義全之也以道故曰非聖人不能
修春秋道義雙措不偏之謂也取柔莫卑屈之詞加諸人倫之最重者若一失道而不妨為諸侯之僕妾斯不亦過
為己甚乎且周之有徵于魯皆非無厭之索也求購求金皆喪故也春使家父求車三月而天王崩其為王之不豫
有司庇喪紀之不足以彌留之命徵之也明矣周室東遷王畿不定于大國之版章諸侯職貢曠廢不修遇死生之
大故無以成禮弗獲已而徵之于懿親豈奇知矣王畿千里足以充費安得此太平黼黻之言以責寄位之君邪王
室之貧弱衰微也于斯已極且不假之以寵威而特立焉索之名以抑之是春秋且為亂史矣故曰求者厚誅魯以
悼周也魯不名言之曰求春秋不立來求之文矣魯人名言之曰求而春秋為改正以隱之則魯惡不顯將無俾大
不臣之魯同于召王之晉為有可原而故為曲全也乎達斯旨也則宛柳之詩登于變雅亦以閱周而著諸侯之不
臣也上帝甚臨無自瘝焉為斯言者豈猶有人之心也哉

莊公

處非常之變行非常之事不揆其本而正其末與于亂而已矣藉令以唐中宗之為君張柬之之為相遽以廢武后
而推之刃尚得有人理也哉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聽其奔焉聖人不得已之辭也武后之禍大文姜之痛深遠宗社

之賊非君也置弑父之仇非子也非子之疚甚于非君文姜之痛深于武后而禍亦大矣聖人不得已而聽文姜之
奔論者乃欲甘心快意而不聽武后之自斃耶假令曰討宗社之賊義也奉義則可以揜恩乃夫義者豈夫人一旦
奉之而遂以無救于天人也乎使然則以義襲而取之而已無假矣夫惟義生氣以行乎非常而無所假因非一旦
之義聲為之也自正不恒遽以正人施之臣民且滅裂焉而況其母乎不得已而聽其奔幸其去而若不返春秋之
為莊公計者止此矣止此則過是而必有不得者矣逸賊之罪不子之誅魯莊以身蹈之而無可辭矣若夫反其本
以正其末夫固有道而難為魯莊君臣設也為魯莊之道奈何君之貴于有臣父之貴于有子豈徒然哉子乘之若
貴戚之卿翼其左右嫡家之子為之儲貳最爾失行之婦假手與私者刺之刃而無嫌則子乘之君猶一夫也世子
之父猶獨也莊不得為桓之子魯人不得為桓之臣父矣非桓之臣子而欲加白刃于夫人君子之所不許亦魯
人之所不許也不自許者假故也于魯之會夫人逐焉其從如水臣子亦如水焉則用夫貴戚之卿何為也有子
長矣殺其父而不忘焉塞責于彭生而猶是魯人之請焉則用夫出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子何為也臣之為發蒙振
落之臣子之為凡肉掌丸之子而後諸兒之凶德姜氏之邪心乃以白晝行之而無所憚春秋以魯為無人也魯無
人而薛氏之去聽之矣去而不返而幸矣故為魯莊之道者盡孝以重其親自強而可以有為則姜氏雖悍且淫勢
不能成乎弑而可無煩司寇之執令其不然無以尼之如或勸之隔乎罪而後刑之則魯莊者死一父而又殺一母
而人道尚有存焉者哉抑或曰桓之從夫人以如齊貴戚之卿無能止焉在再寵祿苟全軀命之末姜氏齊人窺其
無能為而動于惡焉迨禍之成則誠欲救樂而無可為矣若夫莊為冲人寢膳之外非其職也母憂已深而弑出倉
卒涕泣之道無所施也則莊公又且如之何乃即其然而莊當變故卒起之後亦不得以有其生矣父弑母陷于
大辟而不可赦矣而莊何得復以有其生不得以有其生而况可以有其國乎庶兄弟之有可立先君之祀未斯也
魯之宗社惟天子之命而臣民之戴已何知焉故為莊者惟死焉可也母有覆載不容之罪而子託臣民之上則法
不得不誅而先君之讎不得不置之矣莊惟死而桓之庶子立于是按誅文姜而無嫌春秋亦且不聽其奔矣母弑
其君而已立其位以成乎保姦逸賊之道則桓者非姜氏而實子同也故莊公之義惟死焉耳中宗之義惟終遜

大位以讓之太宗之子孫焉耳文姜試則子同不得復為冢嗣武官則中宗不得復為天子之二君者貪位忘親以為亂賊之怙當國大臣廢之可也魯人之戴同張東之之奉中宗恃矣雖然不可責也魯唐之臣浸為此焉而又既已立于淫昏之廷寄命哲婦之手久矣魯人狎而偷一旦之安張東之之流倖而收倉卒之功其志豈然其氣枵然安足以及此哉故莊公為子魯人為臣聽文姜之命焉可也中宗為君東之為相母武后以配高宗可也叔周公誅管蔡之太義加之緩則同逆急則背足之王導義以成乎亂而人理豈是取火焚林而決河以灌之害愈烈矣桓公之末年魯猶合紀于齊而誓以存也莊立一年而邾晉鄆連三年而紀季以鄰入于齊四年而紀亡矣以桓之躬負大患淫昏無信齊且忌而弗能有紀魯之權猶重也諸兒盡一婦人以取魯魯一魯以有紀魯敬于房帷而紀裂于東海屋漏在上知之在下齊之巧用其淫虐而紀之不長也亦可悲已魯侯之次于滑聊以解國人也終桓之世魯為紀主則桓之遺臣固有不欲棄紀者矣姜氏姑違莊公為滑之師以卜之亂不自保之鄭而終以葬伯姬謝魯之父兄若莊公者則豈有謀紀之心哉紀亡未旋踵而早與齊有重禽之樂矣齊以淫盡其君母而以狩盡其殺童故女媧之禍恒與狗馬聲色相類以敗人之國家收莊公于禽荒而姜氏之言無不行姜氏之言行而齊侯之志無不得矣劇哉女媧之制天下姦人因而求皆得矣柔餌人君子嬉遊弄好之中一操其呼吸而宇宙在其擊固方從哲之所以成乎殺者此而已矣紀侯之去祿之狩屬詞書之而紀亡之故可知已

有國者有侯度有家者有法法先王以侯度正天下君子以家法正子孫守之而不渝所以保其國家也渝之而不守者必有所自變侯度之渝夷狄變之故紀昔滕薛典禮以自貶家法之渝母妻之黨變之嗚呼其不受變者鮮矣詩稱莊公射御之美震而矜之居然虛令違之風軌也周公之所貶伯禽之所守豈其然哉公及齊人狩于禚公一齊人也故詩曰展我甥兮謂信哉其足為吾甥也信哉其足為齊甥信哉其不足為周公之嗣矣狩則儲之為母也社則觀之惟妻也童而習之樂與化之則先君之死于其刃無感乎其忘先君之死于其刃而況于紀之存亡哉天子化于母黨而天下淪周平王也諸侯化其母黨而國日衰魯莊公也士庶人化于母黨而家以圯凡今之人也致曰知母而不知父者禽獸也又况夫從妻黨以墜家法者乎

義之與利有統舉無偏收有至極無中立惡不義者非以名也舍不義者非以害也避不義之名漫然弗之審不義之名暫迷于旦夕而害自此烈矣是以為君有必仁為臣有必敬為父有必慈為子有必孝為兄有必友為弟有必恭不至其極而中立以避其名避不仁而臣玩之避不慈而子悖之避不友而弟甚之君父兄且然無問臣子弟也齊小白之殺糾冒不友而弗之避以成乎安忍雖然豈可以弗之避而責以苟避乎安忍之名邪傳者曰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弗問可也小白雖不足與于道亦不屑為爾矣夫置而弗問有殺之心與抑無殺之心與有殺之心而姑弗問鄭寤生之言曰無庸將自及用此道也既已無殺之心矣則猶是弟也而弗問可乎以無親之弟處不俱存之勢置之仇讎之魯不旋踵而將問我非終于見試則終成乎殺悠悠聽之禍起而姑緩之目前以謝咎于利無得于義無取非懷毒堅忍與夫昏庸養禍者其誰能置之故殺之者末世之雄心利賊義也置之者前主之情氣欲避不義而終賊義也是猶人之傷于矢也前庸外之寄而置骨中之鏃將以為無治乎則何似無翦也將以為治乎骨中之鏃欺目不見于須臾而痛固深也然則如之何無已亦至極乎義而已矣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庠無失其貴納其貢稅無失其富以吏治之無失其政源源而來無失其仁虞可無忘于庶庶固終不能以亢虞舜全其德象全其生宗廟全其安人民全其慶教化全其紀懷之馴之保之閑之未聞其置之也或曰以舜責小白無已過與夫不與舜責小白且將以宋陽之子馮貴之而陽之子小白庸愈我懷不平其爭之心避不即加殺之名中立析免而害且集焉儒之偽所以為異端笑也不察乎堯舜之道不足以處人之大倫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則榮不仁則辱下不可居影不可憎吾有以知為置之說者義未精而道窮也

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不世官故不死其家大夫之不上視諸侯義下殺也諸侯以社稷為守天子以天下為守以天下為守故不死其社稷天子之不下視諸侯義上殺也故知殺者而後可以言義大夫死其家則是重祿而輕其身也天子死其社稷則是懷土而棄天下也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自言國君不概乎天下之君審矣死者非死其富貴死其所守也守重于死生重于富貴悖悖然懷畏其富貴而殉之匹夫之猶也惟諸侯之有社稷受于天子以為守百里之外四封之表天高而非其所戴地厚而非其所履他人之字不可以建宗廟寓公之祿不可以奉職貢

弗死焉其末之矣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士以道為守失其位不失其道廢其祭不廢其薦脫屣為鍾如風籟莫若夫天子以天下為守王畿淪陷而天下未亡土猶吾土也民猶吾民也國丘無擇地可以事天藉田非客土可以事祖收未散之遺穀據未斬之先澤萬方心膺有所瞻託仇寇曾從有所忌望悔過罪己以與天下更始則是失之須臾而收之長久奚必忘身及親以給一晨之忿也哉守春秋之義而不知別披天子以為孤注駢首郡邑而就敵禽寒萬方之膽而不可卒收則甚矣李綱之愚也唐一出而安史滅再出而吐蕃潰三出而朱泚梟四出而黃巢宋一廢擊于汴君國同殞而大河南北終無收復之日矣何也如頭之刺而四夫不能復生也當鋼之以死守爭也汴之軍民誰呼而應之將以為民之同德與而非也汴之軍民不欲遷者懷土而耽富貴爾殉小節懷土之情失天下存亡之紐于天下也害而于小人也亦莫之利連乎城守莫支括金無已昔之謹呼以贊守死者終如之何也則是綱以狂藥飲人而納之阱也而綱乃幸脫然再相于江表嗚呼禍宋之君民者非綱而誰耶悲夫綱一奮其說說以虛名鉗人主滅裂大義以陷覆□□而死之殘之賊之狀之乃有不逞叛人如光時亨者勸其餘潘以徽幸而陷上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禍□□者非綱而抑誰耶彼為綱之說者且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蒙其文不知其別以是而讀聖人之書不如其無讀也

立義者資于通死則無奔奔則無虜虜者死之說隔之也貪生而不能死諱死而不知奔如匹夫懷寶以試盜刃于室無已而又屈膝焉豈果有義存哉乘其盛氣則死矣乘其衰氣則虜矣舍百年之圖一取必於俄頃之氣當獻舞之未俘猶自豪也氣一胸而膝不知其屈矣嗚呼令李綱之不諱而南吾未知其能自異于臣賊之光時亨焉否邪國君死社稷正也然且春秋之文夫去紀侯而不名譚弦温之君因義之殺通情之變以定罪之等劉禪孫皓陳叔寶李煜晉懷愍宋徽欽境土未盡而身先為禽是宜與項許斯胡約曹陽而俱絕無所逃矣天子而死者其惟祥輿海上之君臣斯揆之義而無餘憾與孟浪于死之說者始以死終以降其不降者鮮矣襲一概之義履其懷土之情披懷土之情何有于捐生之義故盤庚曰無總于貨寶生自庸貨寶之禍亦烈矣家室戾焉器玩貽焉大厦相仍名園相比炫于目者弗忍割于心挾天下之共主俛得俛失倖倖而死社稷之義又歸焉李綱之所以骨動浮言

恐愧于取恃此而辯不可屈矣苟能言巧言如簧後之人其何能不為之聽矣

立人之道仁知而矣仁顯于禮知貞乎義故夫□□者仁知之介然或存者有矣介然之仁弗能顯諸禮介然之知弗能貞諸義斯以為□□仁視□廣大矣□□知視□通明矣亦惟不義無禮無以愈于禽也斯□□雖然義以貞知以立事以備功功以免敗是故□□免于敗也必有功矣功必因知知之淑叛于義則亦以召敗而墮功其功而免于敗則其于義猶參差過之也若夫介然之仁不準諸禮而亦有以動愚賤故□雖假義終必棄禮棄禮以為功是之謂□春秋之狄刑吳徐越祀者惟其亡禮也僭王盜行也亡禮□□也□□則必有盜之行□□也何也□□為盜則盜行而不知其盜蕩然蔑禮斯以僭王矣其僭王也不能並其典章儀物而僭之枵然自大視虞夏商周之王猶其王也介然之仁足以欺人介然之知足以立事事立人聚抑或因介然之義以輔其知免乎桀紂幽厲之敗遂進而爭虞夏商周之功自信以王因自王焉若夫夏之時殷之略周之完虞夏詔且惟恐不利其介然之仁知而決去之斯□□之所以為□□而春秋之□□之以不疑也諸侯之僭猶中國之盜也所僭者猶禮也荆吳徐越之僭非□□也禮亡故也禮亡則祀者雖不僭也而亦□□也禮者人之所獨安□□必昧□□之所必不知而欲去之藉其知禮而可進矣故春秋有時進荆吳而僭王之罪且姑置之嗚呼禮亦重矣禮之幾也禍成于□則欲抹□禍者莫禮急也功能□□而道不足以宏禮其驅之也必復悲夫此劉基宋濂陶安詹同所錄功虧于管仲而不足望周公之末塵也

是非之準得失之數可否之別應違之衡理事之合離情文之乖比有惟君子察之者庸人茫然而不知有即庸人與知之者而賢智之士鑿以為之說而顧成乎僻聖人之教因眾人之可知而精君子之義斯以至矣春秋書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粹然讀之而其文之乖情事之離禮夫人而知之矣日自食焉鼓者自鼓焉用牲者自用焉日何與社相及鼓用牲何與日食相應者不相當而漫有事夫人知之而賢知者故為之說曰天與地均化人與天同情故治目青者災其肘斯言也其以蝶蛸之化蝶擬人之且化虎也肘之與目災之于青絡相繫而氣相攻遠不必乘之道也藉令青在自而呪其肘非閭里之妄人有不自笑之者乎故君子遇災而懼懼天之不淑人將受之則治

人事以慎所受而已日之食月之楨也月且不可求而貴乃懸揣陰陽之消長推之于社一為貴之一為求之為之者已疑于往復從而辯其鼓之得而用牲之失天子之可而諸侯之不可是以為賢知曾不知其愚也是以春秋之書此顯其左道不經以與天下後世共知之而已矣

武人不可與議刑儒者不可與議兵武人言刑宜若失之猛覆失之寬儒者言兵宜若失之縱覆失之標此非能矯其習也歎于所不足疑天下之相期于猛而相怨故益寬之相益以縱而相凌故益標之也故善治天下者無與武人言刑無與儒者言兵曹參以野戰致元功而縱獄市以容姦漢于是乎無善治趙普以學究宰天下而解兵權以弱國家于是乎無當宇漢法句簡而盜始昌宋兵解散而始乃以兩者衡之宋禍為尤烈焉人主之所制非人主之所得操也兵者神用之事舉國之所有事非舉國之所共司也漢高能將將而不能將兵乃卒以王天下成敗之幾生死之介無使習之驟使司之暫令司之抑又擊之嗚呼宋之所以失五帝三王之大寶于蒙古惟此而已矣趙普以之始秦檜以之終端開於杯酒之間而禍成于風波之獄畏子弟之漁鹽米而以授之僕婢家未有不豐者也胡氏之子春秋言兵也皆普之餘智也莊公在位兵十七舉親將者十三次成之役無適師焉其三則弱也單伯也慶父僅一出也迭將而無專屬也若莊公者可謂親不祥之器侈用其雄猜而終無以弭姦者矣胡氏猶曰兵權主散不當專屬一人專授慶父威行中外以召篡弒斯言也飲趙普之毒已深而獎秦檜為管仲以長其殺兵飛解韓劉之伎心也職有餘矣古之受鉞者曰聞以外將軍制之當其有事天下地之上無弗行也當其無事而兵習于吏吏習于帥威信之行久矣不將其將獨操其兵宴居深宮者選執其敘縱高談簿書者分持其長短操符以使臨敵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鉛蟻附其上而不任人以驅之何其德也宋禍已極毒溢于譚經者之師說流及昭代習用其說總戎戶其名督撫操其實中樞扼其肘閣票扼其咽喉參奪其膽白面之贊畫游吻之參謀且足以制大將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善說春秋者廢胡氏之言兵本為不知治也

春秋之初定人之國者必以略齊桓公存三亡國亡無私焉此桓公之所以為天下匡也魯有子糾之怨行有子驪

之 邢之于齊未嘗有一日之好而齊卒收三國以收天下故桓之未定三國也為城濮之會而後敢伐衛為魯濟之逼而後敢伐宋楚之凌鄭未敢與師而卜之梁邱之逼天下未知有伯固未始知得伯之利未始知得伯之利則不驚伯之威諸侯之離合未審而桓不得訟言以南向于楚三國存而後天下懷天下懷則離者畏合者一齊乃以得天下而大得于楚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也彼營營于一鼎一邑以平人之國者棄拱壁而取博黍智不踰于嬰免故春秋書高子貴之也貴其臣則君可知也又安事德度其命欲之詞以致之惡邪

大勝不以力大力不以爭夫爭不以遠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善惡遠也大名不可遽挾大惠不可遽成揀焚者遠不待操鉤鉞徒手以赴之與于灼而已拯溺者遠聞井有人而從之與俱隔而已齊桓公存三亡國皆以不遠為道故春秋謹書其節自樂其成也于魯則先以仲孫而後繼以高子于衛則先以無虧之成而後繼以楚邱之役于邢則先出師一不與狄戰而猶為鼎北之次也不遠于魯者如療瘵者之無治其龍火也不遠于邢衛者如免豚于虎衛其豚而虎自逸也季友之志不得慶父之援不削遠治慶父則魯人挾疑而相亢晉文公以此斃衛之君臣于訟邢衛之立未固遠與狄爭則乘勝負于一往而邢衛已重敵于爭晉文公以此幾喪宋而僅不償于城濮有匡亂賊距我狄之大名而不挾其名以與匪類爭生命有存絕世真亡國之大惠而不為焦灼濡濡之容以見德于顛隳是故桓公之持此正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養之所以鑠無見其鑠而鑠甚也齊桓其殆庶乎故曰大爭不遠故且使立僖于魯而慶父不遠立邢于夷儀而狄犯夷儀立衛于楚邱而狄犯楚邱則其爭也未艾乃立僖而慶父必逸遷邢衛而狄不敢再加之兵則桓之力悍矣如建千石之鐘于峯樓而三尺之童莫能以筵扣也故曰大力不爭從容于洛姑之盟繼遣輕車之使徐修其衣服乘馬之贈翔翔版築之間視國賊之與狡夷如蚊蚋也故曰大勝不以力遠是三者有討賊距夷之名則必暴之有救患之惠則必驟與以為恩悻悻焉建仁義之鼓驅其人民以人家國為孤注大聲疾呼死競于一日不審而為家裏之敗弗獲已而用晉文之譎如此而言仁義吹火而反滅之也仁義貞勝者也貞于勝者不挾貞故曰小貞吉大貞凶建侯行師道存焉矣

狄方盛兵以臨邢齊遽率師而臨狄外堙因之內憤而出狄之不職者無幾而不職有必死之心齊未知其利也故

當莊公卒之年狄伐邢明年春齊輒救之越二歲而後為聶北之次齊之善全邢春秋所尚也然則文王逼密使自
阮疆何以克邢文王一用周之原無從諸侯猶心膂之相使也齊桓自用其眾懸車束馬踰絕塞以征山戎亦用此
克矣今齊之伯也初始諸侯之心力未一羣合宋曹以與必死之狄爭夫宋曹之急邢豈必有犯難無前之氣哉連
乍合之師用之于散地未得邢而先失宋曹以失天下智者弗為決矣謂兵力有餘而不速進力固未可恃也五國
以之潰于秦關曹操以之敗于赤壁符堅以之亡于淝水吳明徹以之禽于淮上九節度以之覆于鄆城陳友諒以
之死于湖口之數師者力豈不足哉心不協而多之適為累也然則齊桓卻二國而以其師進可乎當閱之元年桓
用此矣孤注者無再利夫差之所以亡屢用孤也一試之山戎再試之狄不得矣有無因無從千里懸軍為山戎之
奇捷抑有從容顧慮因結同仇為聶北之全師一絳桓自喻諸心而不可爽也春秋見桓之心故尚其功不執
燕之病視邢之亡孰迫勤于燕慢于邢胡為也哉岳飛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達于春秋之所尚矣

春秋家說卷一下

僖公

船山遺書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逞之徒君父可以推刃而何有于春秋聖人之于彼亂賊者尊其君而親
適其父乎知君父而不知聖者有矣未有不恤君父而恤聖者也乃君父之所以見弑者惟無以生姦臣逆子之懼
而已矣法弛則不懼刑濫則尤不懼刑之濫必成乎法之弛故雖有嚴威日取其臣子未溼之而適以成乎逆乃立
法之審均乎專一得所歸而不濫則雖凶人之善脫無所委而魄褫矣鴟鳩之君子正是四國專一之謂也立法之
不審莫大于不專不專而濫及者怨濫及者怨而所宜坐者乘之而亦怨則悻怒以受法而掩其懼心濫及者眾
則必有不可以概受刑者焉均此濫及而或抵法或逸于法則法撓抑必使之概受法也則且以傷恩妨義而持法
者已與分其惡法撓于所不得加與夫加于所不得加而分其惡亂臣賊子有可反之脅而終不懼矣春秋之法立
而亂臣賊子帖耳戢牙以不敢動者惟其尊也故般閔之弑一歸于慶父而哀姜不與慶父奔而不即司寇之刑則
魯人蒙佞賊之誅慶父縊而教猶與世卿之列則不志慶父之死不葬閔公法得所歸嚴而不賞也若夫哀姜非惡
之首也淫亂之釁在莊公既薨之後慶父已成乎竊位之勢蠱之以樹內援弱靡而漫從之故責哀姜者以其不閑
家而與于亂可也遠從重而使分慶父之大惡則慶父之惡分矣慶父之惡分則哀姜奔而亦可聽慶父之奔哀姜
不絕而慶父之嗣亦可卿也首逆之賊游泳于濁水之涘而多所匿矣且分惡于姜姜受誅矣姜受誅而僖公君臣
固可以得志邪姜從乎弑弑夫也哀姜聞乎弑弑子也母戕子嫡戕庶妒媚之所成悍婦之恒也而使與覆載不
容之賊同甘心焉僖公季友其能忍然任此而不嫌乎般與閔子也僖亦子也母戕子而子遂戕母為之名曰討弑
君之賊遂無嫌焉是則人爵重于天倫討逆者之逆什百於所討者矣故悼其喪迎其喪如禮以葬之魯之所為猶
秉周禮以服天下者用此道也而春秋許之許僖公之母哀姜而後弑君之辟專之於慶父刑得所歸而持法者無
嫌于分過雖有凶人能無懼哉豈不得以反鳴辭不得以蔓引也故以大法威天下者惟其審審于法者惟其專深
文旁及而概舉焉亂臣賊子反竊法以成其逆趙后姊弟蒙虐殺庶子之刑駢首就戮而王氏乃以攬漢子掌成其

篡而無忌不審以行法亂賊之資也可弗慎與

哀妻之憂春秋悼之齊人以歸春秋甚之致其喪正其葬春秋弗奪之氏而不姓絕齊而怨之然則妻不見戮魯人可迎歸而養之乎曰異為不可也夫姜固不得為無罪矣易曰閑有家悔亡閑而亡悔非聽家之自閑也慶父懷竊國之姦以盡夫人僖公季友力不能閑外避以自免寄豎無訓之女子于巨憲之手而以法從其後則宗子家相無七鬯之責而壹以治塗人之治治君母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擇禍莫如輕本莫之正禍至而擇其輕猶君子救過之道也故哀妻者生可以食沒可以合食生不可以養則沒不可以合食社公之廟豈終無與配食哉于是而且致成風為夫人則又春秋之所重譏而必尊者矣論者提腕于呂氏而又登薄后以配高帝清嫡妾之防而辱先君以與妾食不孝莫大焉一往之論蓋折衷于春秋

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齊滅紀晉滅虞號皆同姓不自言其滅而施以生名之刑春秋之所重創也僖諸之子虞號寢不甘寐操必噬之毒以自封殖而與周分天下充其志非忌不可居之名則剪宗周如摘疣也而尚何有于本支宮之奇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大姦元惡食人不擇以滅同姓為罪名而科其罪是猶膏蛇之不能釋蛙也諸兒不得紀不足以表東海僖諸不得虞號不足以長西河故王室與婚而紀卒不免齊桓方有事于周室而晉若罔知壹志以吞領下之內如攫金者之見金而不見市故春秋不復責焉不復責而責之取其押而已矣不復責而弗之責敦內治焉耳內治之無過則哀之特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哀之也內治之有過而足以亡則啓之特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移晉之罪以咎虞也既咎之而抑哀之再書曰晉人執虞公諱其亡而若禍在一人猶哀之也故充諸兒僖諸之志則周不能存而春秋亦無資以作矣周之所存亡春秋之所以興廢莫危于紀虞之亡斯二滅者天下之大故也而暇與不仁之人治滅同姓之罪乎衛燬以喪亡之餘志不及于天下一旦之忿忘其親而會其土猶夫人也則亦可以親親之道責夫人也

文王之興免商諸侯于燬中事已至矣乃其所及者南盡江漢之表而北不踰于虞尚東諸侯之猶觀望于後違而文王割置之莫收也哉懼夫以收之者捐之而以撫之者賊之也汝墳之詩曰父母孔迺維也而後可以為之

父母江漢之表約威之所不及也虞備之北逸東約力之所可加也爭孤豚于猛虎之吻幸而奪之而豚已斃矣拯之弗及無已而捐之則將重其禍而絕其歸故仁者不以愛成其不愛知者不以一得成其終失知量而已江黃之事管仲得之而桓公失之亦既皎然矣春秋紀江黃之會于前詳江黃之滅于後所以伸管仲之知而顯桓公之妄也夫以積強之楚一旦牽帥天下以與之爭于此焉豈有他哉所仗者義所視者力而已義不可以勢益力不可以旁貸得不可以期諸非望望不可以託于弱小力有餘則無所藉矣力未之餘姑徐之而未晚也取給于不可恃以微旦夕之功甯有幸哉且力者非固強弱也精用之則強專用之則精暇用之則有餘遽用之則不足故執謂謝安為不知兵者遣桓沖之援以孤寄之泥上之師專斯精示以暇則無遽也即無已而有所資以為聲援如晉之資吳焉可矣乃晉且未得志于楚而早牽于吳厚吳之亡而趙鞅恨于莫恤況江黃乎資江黃而中國之師恃江黃以自懈故隱亭之眾雁行而不進資江黃則意注于江黃而所以勸用中國者形其非薄故陳鄭交誼而不受其歸師資江黃則楚知中國之力莫能自壯而倚彼所肉視之江黃以為雄故屈完得以其方城漢水傲齊之不能攻而齊終無以大得志于楚故用江黃者失之叢也遺楚之輕解諸侯之心弛八國之力以成乎江黃之亡而天下之勢遂莫之能挽矣樂毅資趙以破齊故燕無必得之威而折于即墨諸葛資吳以伐魏故東師不振而褒斜之屢出徒勞待非所待以失已知者弗為也土門之兵不出而袁顛之脰舌濺血于常山朱仙之旅遽班而香盆之父老駢死于河汴動之已早而失人仁者弗忍也孤忠之士憤起遐方不揣而重用之懸之以必救之勢動之以相倚之情本無膠漆之心視其亡而固不能為之奔命死者通者狼狽以資敵人之笑于是而天下以義兵為戒帖然從彼以反戈所固然矣傳者曰與是謀也何與哉

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桓公能之而僅能乎此尤君子之所責故夫言時者非幸桓之猶能乎此而諒桓之僅能乎此也何言之桓之于楚不正其僭號之罪則楚無繇而自削其號不數其犯夏之惡則楚未繇而輯其兵惟桓終不期大得志故小與之以可懲則何也楚之僭號周之賊也楚之犯夏鄭之禍也桓未能乎鄭而大不得於周則欲責其僭而周固順之責其犯夏而鄭不我徵焉今雖有孝子疾其父之敵而父且暱之則彼反挾父以相難而先受不孝之名雖有友人極其弟而代之訟弟且陰去我以黨于所極則未有不屈者矣以惠王之為之君以宰孔為之相內有叔帶之構餌鄭以反援于楚而申侯之徒操長短離合以瓦解諸侯之勢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削其號輯其侵凌之兵是或縛其臂而望以扼人之吭形礙而理不得伸豈待問哉借王伐鄭之罪桓不可聲際亭之下桓不可戰有詞不吐欲戰不能猶且取召陵之盟以全中國之威故春秋以桓之得罪于楚者為可矣夫桓於此其勇于義與則尊王太義也存鄭至仁也挾至仁大義以臨人假周之威挾鄭之怨周與鄭亦豈能顯比于楚以相難哉雖然所惡于伯者惟其假也假仁義以恣行而無所忌憚也有能不假而量時忘君以養晦顧內以圖全者則豈不猶賢乎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諂以是為賢子晉文也桓溫不忌其君西滅蜀而北伐燕如孫綽者猶將據清議以持其後况君子哉故說春秋者責桓之不請命以伐楚則過矣請則不得伐舜之不告而娶義通此也不請焉足矣而又假挾之以為名是與曹操之伐袁紹者均陳琳固將反唇焉胡庶完之獨不可邪故曰齊桓之時繼以傷周而惡鄭也揚雄之于此知言夫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為德而慮其孤則彷徨之念起長短之術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於物也未嘗動而遽欲變也物不動而使之變則情益吝而有不期之咎且即以行于倫表于大義級未正也則齊桓之戴世子是已王世子之會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鄭之會諸侯非惠主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為子矣世子出會而王忘其成開鄭比楚以甚齊其于世子猶仇讎也惟位之恤而成父之仇愛歆識理達職之所以亡元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夫齊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以匡彝倫為己任豈不恤此而與于逆以貽亡道于周乎曰惠王之悖不可訓也宰孔之姦不可裁也漫令諛惠規孔俾置帶而立鄭固將悞復而不從夫是所謂慮德之孤而操長短之術以速其成也世子雖定而惠王之志不悛宰孔之邪不遏叔帶之

愚不戰未旋踵而終成奔鄭一亂不動之變與弗變均挾長短之術以終其德亦何濟耶是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動天下之情情動斯變不言之福非有爭也故以唐德宗之懷忌舒王之怙寵而李泌倚然一身居間以弭大亂况齊以諸侯之長功在王室控大扶小連軫觀周亢大義以感惠王于廣廈之上宰孔懼叔帶戢而何憂其不濟乎成乎鄭之不子則王亦可以不父成乎諸侯之不臣則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鄭得貳之叔帶終有挾以睥睨宰孔且懷怨而相難惜哉桓公之為此也慮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其名示不可同會而世子之輕諸侯之踰亦可見矣然則何為而逃鄭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姦鄭伯之終心乎楚而樂乘其隙是尤德之羨裨也嗚呼化羨裨而養嘉穀者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誠以動動而後變也

理必有順勢必有均偏有必傾咎有必悔襄王不子惟大位之是求倚齊以制其君父桓公敬于名之正事之成而不恤理之逆勢之歎也故上激而惠王宰孔挾楚晉以蠱鄭下溢而襄王終以不孝開內釁以幾傾其國桓公益未幾而悔此矣甯母之會卻子華以懷鄭伯有鑒于周而後管仲之言是從也葵邱載書首不孝之誅冠諸樹子之上殆以是戒襄而扶其傾與雖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媚於襄王而成宰孔之妒也故悔子之者無庸德于人微子已以不重受子華則鄭為之賓懲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繼欲挽不孝之流則襄王終無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易曰不速復元祗悔君子之子過也有復而無悔悔不救敗是以君子重諱其始也當桓公翼戴之始平以酌理順以循勢合諸侯之忱辭匡惠王之逆志命發王廷建鄭而遠帶則王情以平幸過不顯父子君臣取正于難容之下雖文王之請釋炮烙者不是過矣惜乎桓之不及此也然而春秋厚誅鄭以伸桓而不正首止之責何也不以文王之道責桓公聖人之刑書也

卓之稱君正里克之為卓臣也異齊之稱君之子正里克之為獻公臣也獻公卒克奔鄭未嘗一日立于二孺子之庭君臣之名胡為定邪國人子異齊克固無可不子國人君卓克固無可不君則君臣之名定矣名定則義正義正則刑中是以正里克之弑而不得以出亡辭克之君卓惟國人之君之也克之子異齊惟獻公之子之也有天下者受命于天有國者受命于王仕其國者受命其君故獻公之所子克不得而弗子也前乎異齊之未立克為獻公之

臣矣後乎莫齊卓之已弑克猶為晉之臣矣臣子獻公而乃其子臣乎晉而收其國之君臣則必受命焉受命則名不可奪也若不可釋則刑不可追故曰言其弑速即刑而弗容貸也若夫卓則克固欲弗之君矣乃君者豈人臣之可或欲所弗欲者邪克之于晉也爵位猶詔于國田里未收于野與事卓者比例而為大夫晉所君克何能弗欲君之邪如欲弗君則亦弗為之臣遽環之得為君子而賢于晏嬰惟其去而已去則非臣入而弑則固臣也不潔其身以求瑕于君亂臣賊子誰則無辭而吳但克哉且夫克之安忍以弑二君推其心豈果以為義之所必弑乎叛亡人而立之已居不賞之功以長有晉政而已方且欲長有晉政而何辭乎為晉臣也觀其辭曰不有廢也君胡以興而克之賊心見矣不道之君不令之子惡莫大於肆為之名而從其欲公子蒙以惠公之志為名曰隱非吾君也衛輒以王父之命為名曰蒯躄非吾父也君子亟奪其名則氣不可以作故曰君之子曰其君名正而刑罰中矣故獻公之溺嬖不可以為克分咎春秋業以殺其世子自晉侯不待既齊齊為非子而繼卓為非君也惠公之同惡相戕不可以為克矜為書曰殺其大夫以明晉侯之既以大夫酬克則不足以討克而非謂克之猶可賞也禍亂相仍之國殺之而不戢各正其名各服其辜而不相蒙當其辜者為之王則獄有所歸而得所懲以是為權衡而錄兩交得故曰非聖人莫能修春秋

末者本之所生非本之所必有也故曰物有本末非有本而無本亦非有本而即有末互相為有而各有其有也互相有故未嘗有末則治其本本治而末從各有其有故當既有末尤嚴其末末之善敗尤甚于本也有種樹者于此勤墾其根數加灌焉而日窮其莖莖以為無足理也則豈復有本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本治也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弑其君之子卓未治也治晉侯者一治而無可再施之治矣迨奚齊卓子之弑猶追源而罪晉侯以貨克里則是墨胎亂次伯夷可以弗逃蒯躄不考衛輒可以稱兵矣晉侯之殺嫡不父不君責其無人之心可也而必有里克之弑以為不喪之報然以里克者天其假以益討于獻公乎里克奉天誅而可弗咎矣是孔子可假陽貨以殺季斯亦可假季孫以逐僂入倫正兩觀之晉君權倒于下不極乎大亂而不止是故君子之已亂而已刑也當其本之已凋則急救其末以息亂而漸向于治若其惟本是圖本失則莫能其後顧與末之亂以勝本亂之所必有安得免為君為相而後施五品之教于天下也哉堯為君舜為相本大治而末從則又無所事春秋之法矣子曰天下有道其不甚易此之謂也

鄙召思于匹婦登荀息于三忠則奚以若是其差邪荀息以君命奉君召思以己意置君也思有先君之命命之不正君任之非息任之也故人道莫大于受命父子兄弟受命于天夫婦之合受命于親朋友之交受命于道五品之親莫不有所受命一受其命而不可改臣之戴嗣君也受命于先君者也猶天命之為父子親命之為夫婦道命之為朋友也有所受命而受之則為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制命之原理由自出莫非天矣非有所受命則已無所受命而受而有意置命焉逆天者也故人臣之惡莫大于以己意而置君以己意而弑君也以己意而置君亦將以己意而置父乎逆天置命于不詳以邀功不得則悻悻而死之匹婦之道矣故召思之死擬諸荀息若豈與日也然則張世傑陸秀夫之立君亦無不可乎曰命無所受以道致命若張陸者則可矣外有所甚傷而內無與爭也無知受戮小白在莒糾在魯皆可君也申生見殺惠文在外奚齊卓在內皆可君也桓既入而忽猶挾糾以爭與奚齊卓之固奉彌留之命于是而別于糾死惠文不返而齊晉不患無君外無壓境之敵內無必亡之恐為人臣者守正以奉君固一以命為準均之無命則長幼序焉張陸行權而召思廢正不得以利相求矣也曰子之命者君也必不可得于君父則制之者道也道原于天君命之宜共者道道即天也知君命之符于天可與之性命之實矣審別于義以叙倫則外不失物內不失己里克宋襄不知此故交臨于惡人倫之叙莫大於受命臣受命于君朋友受命于道受命于道不相為命矣受命于君則君之可弑君之違伸于命之未受而屈于既受既受則不可弑君命即道矣故荀息戴不正而列于三忠而里克當弑君之辟奚齊卓奪嫡者也公子昭之子無虧嫌于立而未有屬者也乃晉獻之命可伸于荀息命之不正咎在命而不在受命者也齊桓之命不可伸于宋襄朋友之義美則成之惡則違之其生也忠告之其沒也革正之可正而不正則立非所立咎在宋襄而不在齊桓春秋甚求之伐齊閔齊受伐而予救者以悼齊桓之無友誼也里克以朋友之道加之于君斯以坐無上之辭為已僭矣宋襄以君臣之義施之于友則自處為己賊也相為友即且將繼之以主中國善不彌縫惡不匡救戴其亂命守以不違彈己之力做

人之國窮兵構怨以從之不已賤于賤里克而君臣之義明惡宋襄而朋友之道正君子之明于人倫所錄異于野

人者惟其別而已矣故君子樂學夫春秋而正遠而不禦也

德不可以襲仁不可以市孟子通論五伯為假之已甚之詞也假而猶成乎伯以維繫天下則天下之大諸侯卿

大夫之眾胥無有是非之心矣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異可掩哉伯者之于德仁較也非盡假也假與假之

異得失之絲也齊桓之定御說而宋戴以兩世定于申而者奉之以終身宋襄之勤子昭猶宋魯也孝公位定曾未

踰年而早合于楚以刺宋伯之不成兵敗身傷猶與重師以乘其敵是其所施之同而報之異豈有他哉德非所得而

仁以市也于此觀之假德不威假仁不恩令齊桓而亦若是也則亦安能久假而不露學乎人耶陳蔡楚鄭之會于

齊齊志也春秋不目齊人之會楚許齊之外宋也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于齊之盟也春秋不貶齊侯之爵以宋

之宜于伐也如宋者齊孝公倍其德而不以為澆用楚師而不以為悖伐其敵而不以為憚何也宋惟市齊以責償

而奪之伯檢人之德也苟從桓公之亂命而一如僕妾細人之仁也假德者檢假仁者細故陳人請盟之辭曰無忘

桓公之德宋之為惠于齊齊假而非有陳且知之而况于齊乎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以加之宋襄而後無所逃也

盟于齊齊楚合也盟于宋晉楚合也齊晉合楚而遂畏伯則合于楚而二國敵矣且非徒其畏伯也楚得齊而蔑宋

得晉而窺周則齊晉之主而天下裂矣故魏文侯春秋之天下者莫甚于合楚陳為合楚之詞曰無忘桓公之德宋為

合楚之詞曰弭天下之兵為之名者得矣嗚呼譙周之主降魏秦維翰之主事遼秦檜之主講金亦孰不依附于義

以為之名哉而姜維覆以逆天蒙譏景延廣覆以生事戶咎張浚覆以喪師取尤故成天下之大害虧君人之大節

者莫劇于佞人陳穆鄭文宋向成之惡不可勝誅矣君子惡佞人而謹禍始于齊之盟晉陳與鄭于宋之盟地以宋

焉當辜而不可辭也生非義胡與立民非君胡與戴國非自立胡與存隳義則曰貴愛其生隳國則曰保全其民依

敵以偷安則曰慎保其國審此三者之為邪說佞人遠矣書曰謹說殄行震驚師誠畏之也

盟于齊地以齊滅齊之罪也齊居其國楚來受盟受之也其亦可矣且齊孝之立也新諸侯初離民心猶亂宋市恩

以責償于代伯而奪其諸侯陳以無忘桓公之德而楚伴聽命焉未見受楚之賢于走宋也故滅齊之罪以專其辟

于陳鄭盟于宋滅宋之為首惡也宋無陳鄭之偏而裂中國之伯統胡為其滅之也晉之志先見于宋故向戌得伸

其邪說平公之疏趙武之偷六卿之有竊心息肩于外侮以專于內蝕彼向戌者因木之腐而蠹之非其特為蠹也

晉席世洎之勢無所詘于天下諸國之于宋者趙武先馬賈貲征就楚而亟合則晉不得以宋為罪之委矣故滅

宋以甚晉非謂向戌之邪說降于陳穆也春秋折衷以議刑者也有所滅以有所甚故罰不溢而惡無幸免

春秋書事實以顯蓋惡有欲避之而弗使避之者有欲得之而即與之者執宋公以伐宋陳蔡鄭許曹之所不敢當

也而春秋必使與楚均之此欲避之而使弗避也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魯固以得請于楚為已榮而侈宋公之

釋為已功若曰宋不能自免夫五國者不能為之釋而我能釋也于是春秋如其意而繫之魯此欲得之而即與之

者也五國不敢當執盟主之名畏楚而不敢辭其實心苟恐而偷己甚非君子之所惡也則以惡被之魯固無釋

宋之實誘怵于楚以為楚用而猶自以為名偷己甚而尤賤也則與之以名而益賤矣且夫楚宜申之來也三尺之

童知其無如宋何也與之盟而執之謫暴已甚而威力亦殫矣殺之則冒大責於天下歸之抑無以自說于諸侯脫

魯之可為居間暇乎獻捷以授之風旨得魯之請而聊以謝魯則宋處益劇楚威益全而中國之權益替夫魯即無

能聲義以誰何而稱病不行置宋公于楚以窮其詐則楚且謝宋之不違而宋猶小競斯術也目夷用之于當時晉

人用之于韓之獲于謙用之于土木之狩彼且以加諸君父而無嫌况友邦列辟禍不相延而義無殺已者乎臧辰

之知豈不速此而為爾者得當以媚楚且賣楚好以動友邦也施施然曰吾會楚于薄以釋宋公而魯之恥蕩然矣

僖之中年見止于齊幾獲于邾魯從于楚殺人以苟說于晉弱莫甚矣其君臣方枘然自大飾泮水廣門關後坳收

張英騰福其禍而功其敗以望其疆皆斯術焉耳已故僖公之賢不如其無賢臧辰之知不如其無知

狂以動于惡德而棄夫善皆君子之所絕故吳楚僭號祀淪夷情異而罪同春秋兩狀之其科一也狂以動于惡不

分惡之分際者也德而棄夫善無其善之津梁者也王者之法有不識赦養惡則何為于此而無貸詞不知惡之分

際有宜行者矣有妄以為的而志之者矣妄以為的而志之則知其分際而惡愈不止故七國自王以裂封建不終

不知也而吳楚之狂實開之先無其善之津梁有姑廢而待之者矣有利用其敵而以自利者矣利用其敵而以自

利則浸有其津梁而亦不為故趙之胡服騎射秦之燔書滅禮非其力不足也而祀之備早啟其端夫不為惡者不恃知其惡誠不可為而已勉為善者非有待于可為誠必為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人道廢則君子憂有甚憂者斯有孔怒施之大罰而弗之矜以為非是而人道莫與立也

王猛敬王之難始末具者魯與知也襄王出居于鄭不紀其人者魯弗與也聖人所求乎臣子不以己為則而因之以為量不以己所至極而責人以功故易簡而易從不以非其量之及而被人以罪則當罪者無可為辭是故力有所竭時有所可為人所可望非是三者無責身責昭公之末折于楚屈于吳辱于晉制于齊力之德也君失守國失主時之窮也君有國而不能保臣有君而不能事人之偷也王室之亂與聞其事而無忘姑亦可矣來告則書而弗削不能必有功也僖公據全盛之國臣民聽令臧辰執政亦既知官守之當奔問矣然置天子于泥水之上臣子之義已絕也但書天王之出而不存其入明魯之絕于周春秋所以絕魯也魯于周為大宗受夾輔之命莊公棄惠王以俾之齊而魯遂復齊僖公棄襄王以俾之晉而魯遂復晉遺大義委大權蔑大法自貽之弱不可植矣故夫不忠不孝而欲免于人後者未之有也具臣虧國而制于官寺逆子忘親而制于悍妻豈有與哉

諱正相背而用有殊施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也亦正可以免咎亦可以集功春秋之所為與齊桓也正以正也幸其非晉文之時也而功亦僅矣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諱斯無大咎而有顯功然而古今之能爾者鮮矣何也諱正者相背者也一游其神知于諱則肯祭熟而志氣復能擇其不可施諱者而矯以正雖強有力者不給故晉文之諱用之楚者諱用之天子者亦諱功大集而咎卒不免也雖然以道制心則諱無往而可用以心制道則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諱亦何病哉且夫晉文之以諱用于楚而亦何礙正用之于王然而不能者非不給者則亦晉文之迷于制也晉文即無往不正而于楚固不容不諱僅用之楚以救中夏奚必志氣盈捷肯綮習串欲罷而不能邪蓋晉文之時非齊桓之時齊桓之時齊桓可以正治楚而晉不能矣桓之與中國相為信從者三十年而始有事于楚晉文遭家不造僅以存立立而即有事于楚者四年焉耳勢不成威不伸信不結上無召膠

賜命之寵下無存三亡國之功夕與為敵而旦挾一義是襲義也宋襄之所為喪師而辱身也故晉文之不可以正兵臨楚者時也乃此以為說則抑或晉文之欲速成也胡不師桓之從容而必遽邪年即遲莫而創業垂統強為善以俟子孫功之成否惟天所授焉可矣而抑非也今之楚非昔之楚也桓之起也八年而楚始一犯鄭又十二年而楚始再犯鄭兵五加鄭而一未得志自鄭以外無楚塵也桓乃防之于事早慮之于幾先如撲火于未炎而可不失其度也齊桓卒楚顯執盟主暴中國東得齊魯北得曹衛南得陳蔡鄭許而僅爭一宋也宋下則無中國矣乃使晉人俟之三十年之後待天下之合而以正兵臨之三川夷九鼎出不復有周而詎有晉哉故晉文之諱楚一收一戰之功可無咎也知其無咎而惟用之宜則知過此以往不可加于友邦循此以上不可施于君父諱之用亦何與正而相背哉何也□□之于□□職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給之而不為不信非我類者不入我倫川流用殊亦何礙于大正之施其不至乘此故心循為熟路以加之于君父亦明矣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諱可諒也不正不可原也謂其君臣父子夫婦友邦之間積咎為已至矣攜曹衛激得臣取必一勝以免天下于夷又何病焉

王者修德伯者修刑德不厚不足以王刑不審不足以伯惟王者無德伯者不能無德者也無德而人亦服刑審故爾有德于己刑人抑不以其罪則必底于敗宋襄公之于曹勝是已晉文之伐曹衛其刑審矣齊伯之衰宋伯之僨楚之橫中國之清罪莫有甚于二國者也奚以明其然邪鄭之觀楚力屈也齊之盟楚給于陳也陳蔡鄭許之從于圍宋楚威兵北向徑四國而齊與偕行欲無從而不能也曹衛之于楚幸而得宋以為之蔽無所毒矣乃宋為北諸侯敵而曹衛方內潰以應楚斷宋非援而抗之以必亡審于刑者籍罪之所首坐非二國之歸而孰歸邪九征曰魯從罔治以勢矜也梓材曰殺人虐人以情坐也曹衛故虐人而不與齊從同科矣楚惟得二國以為蔽意潛給之主相與知情而為之經幹乃以東不畏齊西不畏晉取必于亡宋而無孤軍懸綴之憂是故態顧已知不敵而得臣不為旋師有恃故也始自宋襄之圍曹也威不伸而但取怨故孟之會曹實構楚以逞其怨壇坫之上挾駟反以千羣侯而無忌者此曹與楚之成言也衛侯鄭之不揣也薄收于魯而遽與怨于齊自顧非敵而倚楚以亢故先

保楚以殘宋宋亡則楚兵夕移于齊此衛與楚之所謀也曹利報宋衛利報齊楚利吞宋而東懼齊西懼晉曹者齊
援宋之西道也衛者晉援宋之東道也則使曹制齊衛阻晉乃以懸軍威宋而無憂曹利亡宋者也聞宋之深而護
楚之已勤則不毀曹而宋必亡衛挾楚疑立乎宋後拒晉師之東離齊晉之合以固曹而晉宋則不毀衛而曹不可
下齊不可收故二國者潰中國以益楚裂天下而滅宗周之魁也是故得臣所必得者宋而其為二國請也則不惜
釋宋以祈免逮乎楚師敗楚子選得臣死而衛侯且走楚以為他日之圖是二國以楚為腹心楚以二國為羽翼陳
蔡鄭許猶其為腹下之彘矣專曹衛而釋從于圍宋之諸侯是以知晉侯之修刑審也楚之不借曹衛以圍宋者齊
用江黃之故智爾曹以塞齊留衛以塞晉晉不能改轍于南河則宋敵于楚久矣衛之力為于陳蔡鄭許者遠
矣其心狠其力勢豈若彼四國者為附羶之蟻而易散哉春秋無中事而再言者再言晉侯難詞也大詞也難之故
弗略之大之故不以遂事書之明乎心跡之重輕以立功罪之準夫然後可與議天下之大法

執很者不可激垂亡者不可驕以宋之幾亡而得臣之很也執曹伯以昇宋宋受之而不累受曹伯之俘而得臣不
致死于宋繇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毀則宋存審矣故春秋目言晉侯以顯其獨斷之精特起變例而書曰昇
賤曹伯如一物之相餉而絕之於人倫之外也傳曰曹伯贏者其失言矣曹贏以力而悍以心滅天下以得志于宋
靡不為也居間以制晉楚之勝負無所讓也曹伯入宋而楚願不得憑其威得臣不敢終其忿于是而晉侯之力始
堅故所惡于遽者不審其罪而亟加之酷也曹時于宋東時于宋北而宋圍急曹伯執衛侯奔而宋圍解急奪其所
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闕于穴則遽者非其暴所惡于謀者聞天下而亂之也置曹衛于腹心則以疑天下賤齊
秦孤宋而導楚以狂曹伯執衛侯奔而中國之亂如組散而紛皆理則謀者非其譎語其不然內患未除歸途不夷
東無以收齊而西梗河北大行之道將使輕車馬爭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荀林父之掬指于邲也舍包藏禍
心之曹衛抑問罪于脅從之陳蔡鄭許既無以代謀而示拙于劫敵亦且深入南國無齊宋以相援申息之師當其
前圍宋之旅當其後曹衛扼河而絕其歸自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說春秋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亦謂夫義正而害自遠道明而功固不可敗也執一結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誼何有于不正而與

道相背馳乎夫豈不利而害無功而敗者之乃得為道誼也以此為教功利之士乃以謂道義之適足以亡是也

不仁之甚而詐力益昌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非為其制楚者言也
義不可以勢取而勢逆則義墮力不可以旁求而旁撓則力屈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以成義也故晉
不得齊秦則不可與楚戰晉之得秦固得之矣若其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且齊猶是伯國之餘而不相下也東
西懸絕而曹衛噉其中衛允攤諸侯之戎者以遏塞其聲問晉即聞道以馳一介之命于齊而齊必弗信况其為道
已絕而胎變不通邪故破衛之塞而後齊師可下援齊以堅秦而後秦人不孤定其交者必為之安其身君子所尚
也且晉之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往者於邱之會中道回轅而齊且西怨矣一旦而收契濶之齊託以生死之命
天何以哉智取力脅則先違其怒詞卑幣厚則祇召其辱是故收齊之心以定一旦之交非去其甚惡而平其深怨
未之動也夫衛者齊所再造之國也桓尸未寒遽倚夫瑣瑣端亞之荆蠻收莒魯魯無故而加兵齊境濛濛則不仁
度理則不義齊之仇衛義所得仇明王之所不禁也斂孟之盟晉方厚結齊以有事于楚遽納其蠱賊而強之同歎
此齊魯之不能得諸邦言者而新起之晉其能以加諸積威之齊乎故責晉以不受衛請非知勢者也勢有順逆義
有從違勢之所順義之所安也逆情理以受衛而抑齊之所可仇者以從其姑息之愛抑非知義者也謀莫大于收
齊以堅秦知莫審於卻衛以結齊義莫大于拒逆以撫順權莫大于定中國之交以毀夷狄之黨益以知再起晉侯
之文以冠伐衛大晉侯之伐也

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因魯史以立文故有一國之辭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天下之事也而春秋以
立天下之事故有天下之辭一國之辭殊魯字他國以伸尊親則其辭隱天下之辭立天下之義任齊晉之功則魯
與聽治而其辭無隱隱桓閔之見弑哀姜之受討叔牙慶父之服刑內地之失君行之辱一國之禍福善敗也可以
伸其尊親者也故諱乾時之戰以敗齊桓之伯者也公子買成衛以尼晉文之伯者也魯受其既則福以天下魯當
其敗則善在天下不可伸其尊親以廢天下之事者也故不諱乾時之書師敗績外詞也大齊敗魯之功也公子買
之書不卒成幸詞也幸買之不卒成以成晉功而甚其刺也魯之成衛非徒為衛成也受命于楚抗晉于河山之間

以坐取宋而移禍于齊也買卒戍則晉人出山之師非失據以授楚僑于宋則胸縮西返而事不成矣晉師不出宋圍不解齊且為號魯衛且為虞周失東國而坐斃于楚則買戍不卒膠魯墮衛楚散楚文釋宋困成晉功安百餘年之天下以免民于左衽其禍福善敗之樞機亦大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非徒魯史也

仁非博愛之謂也微言絕大義隱以博愛言仁而儒亂于墨墨氏之仁婦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鉞患施之徒術之而為止攻善救之說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亂說春秋者曰凡善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安得此墨之說辭而亟稱之哉夫救之與攻有異名無異實黨其所同則伐其所異得失因乎曲直而不繫乎主客也故論救者之曲直以所救者為案論所救者之善惡以救之一為證夫然後義立而仁不妄置所救者之善惡而但得救之即榮是許惡人之怙惡為警諸畜牛掉虎虎德而過牛以全虎有人之心者所不為也置救者之善惡而但得救之即榮是許惡人之怙惡為黨也譬諸父答其子悍肆奪杖以擊其父而以慶子之得助有人之心者所不許也無人之心不仁之尤者也故以兵救曲罪坐救者見救於惡罪坐所救無妄救斯無妄攻君子之仁所認異於墨釋也春秋書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而衛黨楚以病中國之罪定矣衛罪定而晉侯之伐不亦宜乎矧矧食以隕命石敬瑭怙契丹以篡唐觀其所與為徒者而貞士惡人之辨懸絕于天壤故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為不仁者之所好視諸仁者之所惡而尤惡也

權衡之設可以審大可以審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輕物之貴賤人之知愚淺不用也以等一切以度一物淺不準也索無為貴此權衡矣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權衡謂此焉耳以程天下而準以程一國而準以程萬世而有通義以程一時而有適用中國賢主以開其大治

□□□□以救其凶危大而不疏互成而不相悖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仁之溥義之貞也春秋之于楚貶之無餘而進之不遽立天下之權衡也其殺得臣宜申公子側也與中國同辭而無異精一事之權衡也為天下言則楚君之淫刑楚臣之自斃中國之幸也為楚言則君臣之道喪刑殺之法淫亦人道之憂也

□□□□而中國之利伸此不待權衡而審也既為君臣則不可以無道既有刑殺則不可以無法

□□無能稱也此非權衡而重審也且夫

已而無微幸之心業已為惡人而又加之暴

□□□□而又益之亂則藝倫益毀蓋甚生人之禍益烈國君子之所重閱也閱之重則姑從其未就一事而程其失救已甚之禍以仁天下而不悖于古今之通義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非精義其孰能與于斯

□□治治人者賢人之業治亂人者聖人之德惟聖人洗心而退藏于密然後以治亂人而皆得其理藏密者非隱而不示之謂也謂夫綴而不疏也所謂綴而不疏者非繁苛也不以一心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洗心之效也衛之君臣兄弟無一而非亂人也亂之所自生則衛侯當之結昏非類以逞怨于齊而斃宋毀中國以崇楚尼晉伯之成而疾視宗周之裂事地國危且猶走楚以圖復逞如是者伐之而非暴執之而非虐發之而國固非其國或代之而代者宜若無罪矣故賢人之泣此則必舉禍本以蔽罪于衛侯罪蔽于衛侯而叔武元咥之罪以釋武元咥之罪釋而許弟以奪兄假臣以訟君方治其亂而益之亂不如其無治也此無他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乃春秋之法則不然伸其法于本不廢其治于末曲者之固曲也不廢夫曲者之自有直也故君費而嗣君稱子不忍死其君而遽代之文也君存而立者稱子繫之死君之詞以其有死君之心踐土之盟子叔武所以治叔武之思也衛侯殺叔武不見之經聽衛侯之治武也君失國介弟冢子攝不泯其社稷而經營以復君義也故獻帝奪而昭烈興晉愍俘而元帝紹宋欽虜而高宗繼則宗社隳之以不泯惠公獲而子圍貳宋襄執而目夷守裕陵狩而景泰嗣則故君因之以復歸蓋代其立者乘于不得已而誓不與所仇者相比以安其位則可以自獻于君前而無嫌叔武之受盟于晉列諸載書也踵魯申而冠祭甲午之上儼然不復有衛侯矣無衛侯而與晉敵比于晉以錮衛侯叔之心成乎篡而希冀其兄之不返豈猶夫目夷子圍之心哉以成乎篡非社稷之憂也希冀其君父之不返而人理絕矣衛侯即復罪于天下抑豈宜得此于武叔乎立天下之大綱則絀衛侯以表華夷之防救一國之民彝則伸衛侯以正攘竊之法洗一成之好惡因變而各法之則已亂而益亂本末相扶屈伸相濟大無奪小義不妨恩施之天下而準施之一國而準曲成萬物不遺嗚呼此春秋所以藏于密也

君子之治惡也窮其惡以抑詐也弗窮其詐故君子之道大矣道之大者治之漸乎治抑之漸乎止不一以得情為

喜也亂臣賊子惡無所憚春秋自言其惡以窮之大勇之無撓也晉文公懷諸詐以奉周春秋略其詐而不窮夫知
之不炫也乳虎狂兇之奔非大聲疾呼以警眾則莫之或治蜂蟻之懷毒過乎前而如弗有則一與螻蛄均也無能
整矣故春秋紀踐土之盟如諸侯之自盟溫之會如諸侯之自會無殊乎春秋之屢相約也公觀于王所如王之偶
至其所不言其自來王狩于河陽如王之自狩不言其所事無殊乎盛世王者之自為巡省也于是乎晉文之諱猶
顛動之營于幽壤而人固可弗之察矣夫晉之召王謀之秘出之力甚矣乃王之替非以是替也晉即不召王而襄
固為寄位之王也晉伯之成非以召王而成也夫者終不能以改步小者諸侯固已蟻附即弗召王而晉已伯矣故
晉文之諱入于君子之心目猶蝶蚓然無能為螫也故君子之道大矣而小人之術陋矣曹操之破袁紹非取給于
漢獻之虛名宇文泰之挫高歡非憑藉于拓拔之餘燭無文王服事之誠而陽尊之陰脅之多其術以搖蕩天下者
皆徒爾也徒爾者君子如無聞焉如無見焉豈屑屑然與競婦姑之知而矜鈞距之得情哉

惡之尤者則自言之王之殺佞夫鄭之克段段未篡也未成乎篡可以全恩已成乎篡可以伸義故兄弟父子之間莫大于先
許衛侯之殺武不許鄭伯之克段段未篡也未成乎篡可以全恩已成乎篡可以伸義故兄弟父子之間莫大于先
造逆節而罪坐為主矣段之偏武之篡皆有挾焉而所挾者別段挾母以偏兄弟母之志可伸者也而將生為忠武挾
晉以篡君晉之志不可厭者也而叔武為賊允矣叔武懲衛侯之失攝國以守下晉以請復其君正也懼宗社之亡
立乎位亢晉而讎之猶之可也挾好于晉受晉命以立幸兄之不返而竊國焉人理滅矣且衛侯之失國亦謀國之
不臧而非若太康之從欲厲王之播虐也外得罪于伯國而內無大咎于先君其君若臣且謀一國而託之不固謀
之既敗專委罪于一人為臣子者方責主外市挾仇敵以奪其位武之逆百于段而姦倍于象雖有仁人不能為之
庇矣藉辭之處此也則如之何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正于此焉宜矣不取殺弟之惡加之不能如毋之衛侯無求
備也義重于討賊故于討之者無求備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以此夫

武稱子而沒其殺武當罪也瑕稱公子而目其殺瑕不當罪也稱公子者瑕之未嘗君審矣而元咺而言及者咺
貴而瑕賤制在咺而不在瑕咺累乎及瑕也瑕不當罪則衛侯惡矣以死君之詞稱乎生君之代知武之成乎篡也
然則懼之善讓國之名元咺公君之辭解而傳者徇之也瑕附咺後而不改其公子知瑕之未立乎其位也然則
元咺立瑕之說衛侯殺瑕之詛辭而傳者徇之也衛之君臣其亂滋深免于惡者其惟瑕乎故無能已亂姑勿自亂
也無能遠害姑勿微利也太上知亂替治日之權寵以自抑其次不與于亂守治日之名位以自安最下利亂乘君
父之不幸以自幸上假光復之名下希攤載之功賈復諸葛亮劉琨崔暉之不能免乎此而三代以君臣父子之
倫以蝕況武之挾仇讎以讓君父者乎執義回天臣主相挽維以圖存上不啟君父之怨下不投亂臣以名者非有
他也遠其利而已矣屋漏在上知之下稍有低回于利之心而咎不能辭矣故令景泰不徇王文之邪說于謙不
受宮保之虛榮安之以無有亂之心不浮于所得者以自崇則死不足以為憂加之惡名而不足以為辱太過之上
曰滅項之凶不可咎也公子瑕之死見哀于春秋衛侯雖欲被之惡名不可得已惜哉于謙之不講于此也

細人以好惡從欲欲人以好惡從氣獨行之士以好惡從志君子以好惡從道從道者不因惡此
而好彼不因惡而獎惡人以同惡故衛侯之即楚非見逐而以奔書絕之于衛也絕衛侯于衛武疑于可君而稱
子以甚之則尤不許武之立也衛侯之復歸而名重絕其挾楚也挾楚則重絕之援晉者疑無罪矣元咺歸亦以自
晉書而絕之尤不許咺之挾晉以元君也咺挾晉以元君受不臣之誅矣則疑可許衛侯之殺咺矣而咺之殺稱大
夫不與樂盈同科固不許衛侯之殺咺也夫然故足以立好惡之權衡而彙倫皆叙不許國君以即夷不許其臣子
以干君不許其弟之忍于其兄不許其君之不自返而淫刑以逞亂人可怒而有弗怒自我治之而不聽其相為治
惟其道焉耳道斯平平斯不滯不滯斯不測不測之謂神故天下莫神于道循理而不矜志也

動以正者失而弗失非無失也失而有弗失者固無喪也動以不正者得而失之其得也提而其失也烈矣齊之用
江夏無成于楚失也用而不用則失之于楚而無喪于江夏江夏不與齊為功方無能挾去留以制齊也晉之用秦
一戰勝楚得也用之楚也得而用之鄭也失其得也從得之其失也永畏之矣故晉遂自是而終有秦難夫以介在
戎狄之國俗悍兵彊君好陰謀士誇戰勳吾之廢興方視彼之德怨而可挾以周旋屢逞而無忌者乎以必不可保
之秦豈晉獨不之察乃迷復以凶十年不反則惟貪于權利之心莫之輯也晉文雖諱灼見而或獎之矣是何也動
不正則以非瀆乎失以斬得而不可為功也春秋書晉人秦人圍鄭而晉數用彊秦履險不戒之失著矣履之家曰

跛之履明窮而行蹟矣且夫鄭之訓無能爲晉太惠而右介王都爲秦東道之吭晉有求于鄭既合王命合友邦而謀之即自以其師加諸其城下夫亦何憚于志之不得乃持之已固必欲大逞于一旦啟秦東窺之逕以從其欲則鄭失險周失防山東失勢而晉之所控扶以成其伯者皆投諸秦人之手不三年而秦且謀并鄭以東矣向無先軫之致死以救其瀆則包三川腹周室以東制淮岱者不待甘茂宣陽之役也是故工于利者利必去之重用者人必圖之毀其防者防終不可立也虞之以亡于晉而晉復用之豈其諳不足以及此哉故善制勝者不以謀謀不恤險危道也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恥伐人而盟之乞盟者恥而盟者競矣衛人侵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終春秋之世而衛無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狄而衛恥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許衛也乘人之亂師臨其境脅以與講讓謀也讓謀而許之狄之于我非類也而又被其毒以幾亡若此者而弗援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故曰不爲不忠乘之不爲不義迫以凌之不爲不仁也伏義氏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明也明于其義是故曰

秋遷以避之方易歲而天奪秋衷以有內亂可以有脅而弗之脅姑且待而衛又制于狄矣他日且求城下之盟而不得乘而盟之惟其速而已矣然則胡不卒於秋而猶許之盟衛未可以得志于狄也新造之都人無甯志內因晉難乃屈外圖開其難以息難衛之所得于狄者止此矣可得于狄者止此猶侵而旋盟之靖百年之難于一舉其視寇準澶淵之敵爲功大矣而曾何渾瑊平涼之足憂

殺梁子曰秦之爲狄自般之戰始也君子之道不以一青絕一人不以一人累一國也非其一行之非其所繇來者胥也非其君之獨也臣與民之胥也秦之謀鄭貪而詐爲有狄心雖然春秋諸侯之不嗜利啓醜懷讓忘親者鮮矣衛燬以施于同姓而僅名秦任好以施于交相詐之鄭未成而遽斥以狄從其一青累及終身治在一人累于通國春秋無此法也且夫狄吳楚者不僅狄以其惡也荆之聘吳之會善猶狄焉則因其狄而狄之非一青之累番番者豈故春秋之法爲宗周行大統焉爲帝王存封建焉爲友邦存禮宗焉爲生民存人道之危乎其欲國之也怨乎其惟恐傷之也秦之利害而畏其伯國并鄭以啟東國豈徒其貪詐之有狄心哉是伯之所繇或墮周之所繇存亡封建之所繇與廢世會之所繇并降也藉其得志則贏政之禍早見于任好矣內中國則破中國者也故曰秦之爲狄自般之戰始先此而未嘗有圖東夏之心也乃若此者其君臣之邪謀而胡以累乎通國邪秦之俗戎其來舊矣安其居仍其俗弗延及于中夏授之初服而不革聊以綏之也漸欲并中夏而主之則國不受化而且以其俗延及于中夏君子憂多深矣夫任好之伯西戎之伯也其俗戎所伯者戎則其挾以躡入乎中國復夏之民亂夏之族破夏之疆理以施戎政夏之矩度以從戎習欲夏之金粟以食戎人斬五帝三王衆建之邦夷元德顯功之裔爲編氓而寵戎人以居其上皆自此起矣故吳王則中國化于島夷吳王則中國化于南蠻秦擅天下則中國化于西戎以其主戎者主天下而天下戎故殺梁子曰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敵自般之戰始也秦狄而晉之罪不可償矣率之伐楚義也率之伐鄭以啟東國之禍不得已而始敗之狐偃猶曰未報其施嗚呼此秦維翰所以貽千年之禍而議者且伸偃以紕軫也邪說殄行而人紀裂矣悲夫

春秋家說卷二上

船山遺書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為貶則削者之無譏可知也以削為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祀鬼狩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即位有故則不書故知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尚質實從乎情周尚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議與任者各按所值而不相成也議者不值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值審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不遠乎情故宗殷禮者挾總之說書嗣子以其情欲將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窺大位曰必爾以終三年之愛而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議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為名使人欲之私以為寔將遂稅衰麻弛過密錦衣玉食軒縣佾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為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既粥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寔服以告廟臨群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喪次禮也踰年即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文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天位之重以為名使人欲之私以為寔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指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馬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畀臣民之所待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疆惟恤夫豈食糗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衰經可以臨壘室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為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既與喪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即位之寔焉爾夫疏衰之三年固不可斯須去也禮有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反次而後反服是伸之斯須而不廢其庸哀文之所以不害質也即先君之位承先君之國以終始先君之大事其親兄弟之喪不尤重乎伸斯須之寔以共天命亦何疑邪故孟子之所告滕文公之所行盡之矣服食達于庶人命戒廢于在殯周之道春秋之法如是焉耳孔子曰古之人一然周不爾也周不爾而子從周弗從殷矣非其所保而有獲苟不審乎進退之則去就之正為亂而已矣衛自滅刑而其志張成公用之終始以與晉為難身

王船山經史記 春秋家說卷二上

屢辱國瀕一殺其家卿而僅得免者秋書晉侯伐衛衛人伐晉其忿奮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晉勢也君子非贊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贊非義者也伐而相報元如其敵君子斯以咎衛而贊晉矣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党也有伯而天子下替有党而公論下移故伯之與党治世之所謂善也然夏之昆吾商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唐之裴李元祐之雒蜀萬曆之東林終以存士民之綱紀竭其力党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恆起而敗之故君子惡之深焉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削子弟大臣之權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党乃任文法斥議論廢白諫以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孟子曰其事則桓齊晉文然則元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者君子之所惡審矣君子以髮伯而伸党人也治衰世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于惡以為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間君子小人之恆也幸小人之檢于惡以操其慙而利所欲則君子行猶將惡之為其足以為此而不難也乃既已成于大慙矣則君子之怵惕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雖惡已盈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弑顧與蔡般之殺固無異辭無異治也斯以為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激疾流而去之無所留也如利刃之加物悉割而刺之無有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弑父與君之大慙痛心疾首而忍以為幸也乎西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倚蒼父之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以救敗亡而不給况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恆治人無恆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子無恆予人無恆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為亂既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復予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苟睦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南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觀爭中國秦而已矣晉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以

使秦之為亂人昭著而無所掩于其而爵晉侯以大之狄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于春秋置之於正弗操一恒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流而不窮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繼楚而受誅書議道于朝廷者也春秋諸侯後外國忘內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誓與魯列而踵周春秋救法于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屬雖有惡適以自蔽不及于天下而秦禍中于中國故列國之貶削有平詞而秦于吳越迨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卻吳至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畧之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外矣春秋無恆予奪六經無恆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襄之雖秦不遺餘力春秋無貶詞不與秦之為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夫以背惠晉晉襄者不足與于春秋之旨矣戴天子承先君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趨利背公而宛党者也况乎狡焉介我狄而生其憚冒之心始以惠餌終以惠挾將幾友邦而替王室者哉臣懷惠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惠如爵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逮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也故曰小人懷惠則仁絀義背此焉成之矣且夫晉之為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歌于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圍而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靈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突厥以惠收唐契丹以惠收晉隨其餌中而弗受其斃者鮮矣滑上之師僅救其危桑維翰之謀不療其敗悟之速則從義而支于已壞迷之不反則力為之盡而以自亡舍曰星大義顧耀耀之末光則豈不悲夫使晉襄者顧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中不恤伯業下不恤友邦息敵之師引彭衙之咎廢取汪圍祁之役以惟秦命其不與童貫孟珙貪餌以喪天下者幾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伸伯討也爵晉侯之伐秦顯伯功也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滌先君之垢以自免于小人也禮讓自下成之于上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成其惡于文公也惡開于臧辰而成之于公不分惡于下也故有國者議道莫審於辨發者道之賊也辨姦之道以言為類不以言為質考其初終揅其從違察其所自歆發其所必護而

合道則道盡心道合心則心生道欲心生道必無往而非道無往非道縱廣于道因時以憤為是故可亦人之可而有其必不可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決大疑誠于發誠于義則誠于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且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其必討焉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云討者也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疥癩之關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上之玉室下之友邦晏然無可生其怵惕者則當時之大憤固莫及于商臣矣故宋之子完顏雖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未報而問彼之君父則心已先乎憤矣惟內顧之莫關也志暇而義充楚非不治者也于是而聞商臣之辜怒發于中誠將勇憤于一往莫之低徊借王猾夏之罪留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不冀其服致果成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改君以聽命有隕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復叛固其所也揭日月以行無有陰匿而或為陽聲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子不能操我于所挾以相撓王者之治遠人君子之治亂賊惟此焉耳矣用斯以往未可以望之晉也明矣內之國中有急焉上之玉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晉之所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怒之義心不生義心不生則道不生于公道不生則誠不動物而物撓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遠可遠否徒然託于道以成其欲幸而止焉歎而往焉嗚呼此大同之以納景喪梁□□□□□□□□曾不如置而弗問之苟免于咎也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權德之流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為一切之詞者弗思耳矣成風之死與敬嬴同亂是成風之不得為夫人與同逆之羸氏同科也成風不可以為夫人而莊公固不可以無配食然則配食于莊者舍哀姜其誰邪夫之妻其妻從乎父醮之子之母其母從乎父之妻之室家之事嫌于愛子母之愛嫌于私尊之以父而後人別于禽獸故父之弗敢母子弗敢母子思所以伸哀姜之尊也父之所妻逆不加于父雖有罪焉臣子不敢以黜其可黜者惟文姜之躬弑武后之自篡逆加于父也逆不加于父雖危國家臨嗣子固不可自我而奪父之配凱風之得為仁仁此焉耳哀姜之所戕者子也信亦子也己與所戕者均乎為子怨其戕兄弟而抒其忿猶怨其戕己而報以逆也怨其戕己而奪之以報其怨德其立己而覆之以報其惠則是子母之際合離以利而天倫數矣哀姜以怨黜成風以惠升怨惠而父失其尊母失其親則信之立以正而成乎悖與宣之立以逆而

怙其亂又何別焉利行于天倫害中乎風化信之頌曰令妻壽母其臣子導諛以背溺也久矣其無忌憚矣成風之偕文公其可革諸曰胡為其不可革邪既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矣父之所母子敢而不祖妣之何也夫母從父祖妣從祖者也而以父命廢王父之命非衛軌之所託也正謂此也且孝子以道事其親矣故曰有子者无咎信以黜哀姜而以惠升成風非道之尤者也匡救之得矣孝子以道事其親而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何也妻者妻之所可得而妻可得而弗妻者也夫道制也母者子之所不可得而弗母不可得而或母者也子道順也哀姜於莊公存之日未有惡焉莊公之道所可妻者也如晉賈氏而後非成風之固為妾信公之道不得母者也且莊公之妻姜氏實也而名因之名寔合一者也名從寔夫人之為夫人義盡此矣信公之母風氏實也嫡妾之辨名必異乎寔者也華其名固不可革其寔生而文公養之如信公之養之得之矣沒而配食于莊公固不得也以父之亂名如諸王父之非實於是不得為孝子故春秋備錄成風從敬盈之例于文公之代文與逆矣易曰乾以易知天之知萬物也以易知之則人之欲知天者亦必以易知之况聖人為天下知天而率天下以共知者乎古之治麻也十二月而為年不從歲而從月因月而立閏閏立則歲要於大正而不恤其小差夫天之運也以歲其化也以歲物之生也以歲其成也以歲月者非運化之周流生殺之所司存者也不主歲而主月則歲固有愆者矣然而弗恤以從月者本天以親民從其易而已矣一歲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有餘分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之或一者今要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定歲其歸密矣密者不易察也且又剖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成乎十二中二十四氣其委尤微矣微者尤不易察也中之相燮氣之相授有數而無象寒暑變化動植之應固不齊矣不齊者欲察之而無從也以朔為象以望為衡以三旬為倣五十九日而二月為率無中氣而閏為正雖紀年之與成歲有小差焉乃差者不越三歲而復歸於合是故主月置閏從乎易也易則天固不越而民自不迷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于斯至矣故治麻而用其煩難之知者不足以當于天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聰明民所易知天數在焉故夫求數于歸劫之奇索象于斗柄之指猶術而非道况謂天無是月謂天無是月中猶可不可告其滅裂以言不亦悖夫

秦至子穆康之世中國之義已絕而成才夷矣歸祿而畧其君臣伐晉而特以號舉蓋至是而春秋之詞緩楚而急秦也秦方謂君子之所急而況于晉乎晉之不急反託以置君趙盾之所為操心積慮以成乎逆惟擅晉之利己而不恤天下之憂惡已憚矣盾所弗恤君子不得而為之急令狐之戰平詞以緩秦所以甚趙盾之心也夫秦吞西周之壤東向以爭天下周之君子賦黍離焉歸過于天而無如何也所難者秦而已矣晉得秦以捍中國而周託以立命故曰周之東鄭遷晉馬依鄭捍楚晉得秦也鄭弱而非楚敵故楚以威劫之晉疆而秦不能劫故秦恆以好誘之文公之得伯之楚而失之秦者唯秦挾援立之餌也以文公之盛一受其餌則終制于秦以為嗣子憂而況其後乎夫盾豈弗察而甘心託國以召侮蓋石敬瑭趙延壽之心有他存焉故也盾以國人不與而幸不亡敬瑭延壽以決計必為而底于滅亂臣賊子謀錙銖之利延天下之毒貪斯須之權流天下之禍罪不勝誅而慘有餘痛韓厥猶昌言曰宣孟之患小人滔天之惡有如是夫

求春秋之例而以意例之傳春秋者之失也文公之世盟會不序者三傳春秋者各以其意為例而不相通安於此机隍于彼屈聖人之旨以從其意義幾成矣而亦何貴乎一曲之義也春秋之書文因魯史之所詳有其可略史之所略無可復詳豈徒義不可益哉欲詳之而不能也而一詳一畧之間文之純駁風會之醇醜君道臣義之得失胥此見焉統之以諸侯而不序斯所以為文公之世與諸侯者非魯所得而諸侯之也即大夫者亦非魯之所得而大夫之也國君之邦交相接以等相應以誠相擇以人相知以素惟其人以立愛惟其等以立敬不敢略也故惟天子之旅見諸侯則得以統諸侯惟天子之臨天下黜陟一定而情無異施禮無異設則得以諸侯統諸侯大夫統大夫故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于其國君也于其鄰友也于天子臣也小之尸而專其名以自大棄侯度矣夫文公之世魯亦弱矣雖其不臣固未敢有干上改物之心也而穆然偷自大其國概諸侯以諸侯概大夫以大夫則亦荒而已矣君荒于上臣荒于下史荒于官行人荒于職風會習之文言傳之言不順事不成而魯道衰矣文公之荒以衰也其來舊也僖公之季竊兩伯之威苟免于受兵者迨是而四十餘年收人之餘以自富假人之力以自強誣鬼之臧辰倡士大夫以導諛之習而上盡其君門天子門宮天子宮祀天子祀天子頌且不自知其非天子矣兩世踵荒狂以諸國以諸侯待諸侯不辨其尊卑也以大夫待大夫不問其賢佞也不擇其交不慮其人僂僂于外而傲言于國史臣亦竊之以為文而成乎荒傲之史春秋承之固無繇以改其妄則如其人以顯之而荒王諛臣誣史之失見矣故曰傳心之要典也嗚呼史因世為升降而其所繫也亦大矣哉西漢雜而遷諸東漢編而固俗劉宋亂而煜絞趙宋廢而修弱上移之下化之心生之文成之政因之匪不效焉況夫詭譎之魏收陰險之元魏乎又況失脫脫之處于元世乎有尊者存而史乃立春秋以史為天子之事益重之也至矣

諸侯不貢而天子有求求購車繼世而相仍以至此也求車以來至于文公之中祀七十餘年諸侯安于不貢王室亦安其不相貢矣襄三之崩毛伯求金曠世而一舉焉周有挾也成風死榮叔歸含昭伯會華周以是挾魯而望之償知必得而後求焉教不終使得臣繼往于是而果如其望矣嗚呼君天下者之若此不亡胡待焉共主之威福先王之典禮及于非所及而僅以責錙銖之利福殫禮辱此物亦安足繫人心哉魯之有喪天子所加惠者鮮矣尤重者仲子成風之僭桓公之逆而已非僭非逆則諸侯之富豈曰無衣不必自周而安吉矣蓋惟僭逆者假王以為榮則非僭逆者止以不待王而榮非僭逆者不待王而榮則王榮之加適以顯僭逆者之有待于是而僭逆者且欲自躐于非僭非逆之等亦不待王榮而安吉也況有以待焉則必有以相償未相償也則必有以相索僭逆者且避償索之勞以掩其辱故自毛伯之有求而敬贏之僭宣光之逆亦無藉于王而固安且吉矣下無所假於王王亦不能有所求于下自是以後周無求焉蓋有求而王衰不能有所求而且均于亡也命田和命三晉祇以乞命自延而不得其斗粟一縷之報勢所必趨欲不亡得乎

河曲之戰不言及春秋之視晉如秦也秦既狄矣視晉如秦晉亦狄也兩狄相攻中國無主于是而天下裂矣春秋之始中國相攻而莫為主春秋之終天下相攻而亦莫為主中國相攻而亦莫為主伯之裂也天下相裂皆不在一人君子有怨焉詞尸中國之伯以主天下而裂之晉于是不能追矣秦之戰晉以天下爭也晉之戰秦非以中國爭也君臣相蠹自成其私舍天下之防徒以恣趙氏廢置之隱心授秦以重輕之柄而開其蠹於是而晉不足以伯操文以競狄是亦一狄也而奚辭哉秦方結楚以病天下夫亦患魯之未開則嬰不軌之聲而不足以逞乃假以置君定

國之權且將天子秦而又以私背之與六門馬天下無所望矣不競于秦固將下楚徒以力相角也晉固為天下僂而何匪狄邪故夷狄者克以懲之將自賈也無以懲之將自賈也無以懲之未能逞也鄙夫懷畏邪之心舉國以與弗克者欲克之而有所拂也不肯者幾其官而莫能得也晉之失伯于齊齊之不能爭伯于晉晉一誠於小國而終不伸也邾子卻晉曰齊出纘且之長宣待其辭而後知哉乃始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故穀梁子曰何知之晚也邾之卻晉也曰纘且長名也曰齊出實也實畏其挾齊而以名逃于順新城之盟聚國而謀所欲克者畏而弗克趙盾其猶鼠乎曰書欲竊得人影而姑返也且盾豈憚義不克而忘弗順之不祥者哉商人逆則定之宋鮑逆則又定之至於熊顏庶其惡視鄭夷陳平國蹠血相仍則直無能問矣繇靈公未弒之前養天下之惡以相師迨靈公既弒之後護天下之逆以相覆非拂經莫之予非懷慮莫之親非毀冠冕莫之助僅然畏順辭援留以免撓敗盾之為鼠人得而制之而况齊乎晉師甫返而商人魚休以西固其所矣盾養其奸晉陵其伯曰弗克納者窮姦人于所沮也齊桓之子六人而四為諸侯商人弒君稱公子者著其以公子疆也齊桓初沒四公子蓋嘗爭矣爭而孝公僅立孝公立而潘也元也商人也安處齊國無宋馮秦鍼之忌天豈莫之忌哉嗚呼以弱教者靡以彊教者悍意者桓公之彊教其子與桓之成衛武孟方弱歲而早從戎事克以捍狄則四公子者各有徒眾分處國中互相制而莫為下可知孝公死潘殺其子潘豈不忌商人且殺舍哉舍弒元鄆商人曰夫己氏商人抑豈不忌元之攘臂以仍哉相忌而莫能制待其敝而收之皆桓之教也三族赤而後元世有齊齊亂亟矣亂亟而國不危桓之所以伯桓之所以僅乎伯也司馬氏亂而贏秦促亡亦此而已矣

子惡之弒歸賊于仲遂者季氏之辭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魯季急而逐之無以為之罪而使坐乎弒君史冊徇之傳春秋者因之嗚呼史出私人而國是泯幸然舉滔天之惡以授之脅從者使獨坐也非夫紹聖書錄成而司馬始于姦三朝要典出而東林成乎邪兼舉竝行而一忠一逆以紊論者舍聖人之旨以從乎所誣豈可哉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允也當坐者出則賊可免而不憂不當坐者入則人可使為賊而惟規以自免春秋之書曰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辟有所歸矣何歸乎歸宣公也使舉上客而得臣並書以明夫謀于齊以立接非遂一人之志也書其如齊不著其返一若遂出而子弒明夫弒者之非遂也出妻者齊昭公之以妻魯而結魯者也商人元固忌昭而因以忌妻矣舍弒叔姬出姜已無援于齊而抑齊之賊臣所必甚也贏氏探此以蠱齊齊利汚魯以收魯接懷竊逆之邪心內依母寵外怙疆援賊殺其嫡兄而攘之不赦之辜惟接為允更誰歸哉公子遂內制于先君之悍妾懷刃之凶人而外協于其毒之疆國無能無而不克止其械負卿職焉其罪也雖然其與偕行之得臣薦賄之行父均矣行父蒙中稱而遂承大罰以此傳春秋不如其無傳也始與得臣并序繼與行父同辭歸父之奔而猶以禮遣焉春秋奪季氏之誣以定宣公之辟而法定矣趙盾寔弒而假之出遂是不弒而陷之又有趙季之私書無晉魯公史春秋所為作非以此哉雨雪濛濛見曉日消正傳以經之謂與

君見弒篡者不在國則不坐篡者故宋馮晉魯君不坐而坐華督里克篡者在國則坐篡者故衛州吁齊商人會軌與接坐而公子翬仲遂得臣行父滅春秋之于內無違辭繇桓之正月不稱王見殺于齊而以地知其坐軌以滅翬矣繇仲遂行父得臣同詞而無首從知其滅三卿以坐接矣然尤有辨宣之坐也滅三卿以便宜當罪而無窮宣之詞桓之坐也窮討賊之詞以加之則是桓之罪不啻宣也君見弒而篡者在國一也乘間微倖以弒具篡者不窮其辭處心積慮必篡故弒者窮其詞嗚呼此春秋之法所由異於一切也與夫乘間微倖以弒具篡者同于處心積慮之元孰猶之可也乃使處心積慮必篡故弒之元孰同于乘間微倖之賊一切受法則重乎彼而此不適當矣矣可哉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為嚴重將以震天下而大為懼以不懼太姦之懼懼春秋耳是以刑不暴果而暴慎慎不輕果所以致果也滅宣而有留詞桓之辜乃以不赦慎故不可復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慎不慎則陷人有挾以鳴陷入者有所鳴而當辜者亦因以鳴枝葉長辯辭繁殺日積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恐有餘而懼不足無他慎而已矣

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為文不見容于國也放者以放之者為主國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弒國危則藉不赦之而禍

不成矣故晉放胥甲父而表暴弑蔡放公孫獵而盜殺申盜之憎主人也非固憎也欲盜焉則可無憎者而憎之也故趙盾放胥甲父而弑靈寤書殺晉童而弑厲甲父竄先辛走趙盾之所為莫之禁矣先晉之存亡晉公室之盛衰也先都死而趙氏振晉權始落甲父竄先辛走而趙氏橫晉童死厲公弑而趙乃復興晉遂不競國之世臣惟執政者放殺之而無所忌春秋之所為閔晉以其甚也

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後危言求諸大義而不得于求之微言求之于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於微言則大義蝕而党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聖人馬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三傳者皆習聞見于党人以蝕義者也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而他無問焉矣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賊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殤公卒十年十一戰民弗堪命孔父為司馬弗能改于其德党詞也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罪人得大法審矣晉人之言曰晉侯俊趙宣子為政驟諫不入不競于楚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黨詞也夫二君者抑宜若

禁虐之虐齊商人之逆齊光陳平國蔡國之禽行哉彼數君者且不道其賊臣之辜而為盾退邪抑以為盾之未躬之也則司馬昭之當辜亦未嘗躬之也蔡死士以競勇于廷穿之所與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為之說曰趙盾能討逆也司馬昭能斬充也則可免弑君之罪矣然則朱友恭氏叔琮殺而朱温免矣既以手不推刀寬之而抑以不競于楚為之名枝詞兩設以曲出其罪情之窮也兩端設詞而党人之故露矣以微言伸幽愛者得一

言而不自之隱白矣矣事諛于東而又救之于西乎且党盾者之毀靈也亦易見靈之立也以極祿尸位十四年而見弑曾未及于弱冠之年也太甲之狎不順成王之信流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莫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終矣彈人而觀其避童子之嬉耳盾執國政能競于楚豈一執童子能制之邪當靈公權祿之日范山已早知北方之可關迨靈公既死之後楚乃彊舒蒙周鼎而趙盾不能以一失事及于縣陳入鄭偃宋滅蕭晉伏處穴中而不敵一問盾之所以經營者何在苟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之迹乃以大蛆于郊而晉幾亡尚得起早天之靈公于血刃之餘以為盾分過哉不競者盾幸免于負國之誅而反假為行弑之資不亦憎乎靈之立也非盾心也盾所畏而欲絕其嗣子久矣盾固與靈不兩立也罷外爭以專圖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無日而不俟于靈之腹所忌

者襄夫人之啼且夫人薨而刃發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人党而為之詞傳者習而徇其妄乃假為仲尼之微言以蝕春秋之大義嗚呼橫議流而人心盡而天理之幾久矣華氏世執宋政故孔父被從昏之名趙氏遂有晉國故靈公專不競之咎勢之所急勢人歸之利之所利人榮之強者為之盡力辯者為之飾智党人行其好惡天下受其是非王宗盛于六代而同逆之導不與含應同誅乃得竝美于謝安南軒延譽于君子而不忠之凌不與檜禹均罰乃得齊名于趙鼎勢利在廷而國是亂勢利漸于野而公論亡勢利移于吏而綱常毀矣况乎以党說傳經託聖言而為亂賊勸哉

禮行於不可繼則必承之以亂周制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不可繼者也不可繼者非謂夫人之情欲末能勝而遂弗勝也斬衰之制居廬書夜哭日夕一溢米杖而後興若此固不堪以制人事矣是以嗣天子之處此總己以聽于冢宰諸侯之服三年將誰為之聽邪夫臣猶子矣而嗣王不言冢宰聽之則夫冢宰者居其官居其處在事則若未

有喪也侯之誼不篤于冢宰冢宰聽而侯獨完憂是尊卑疎戚之等殺不立也故以知諸侯之為天子服斬衰有其服而已矣完憂之制倚廬之居溢米之飭旦夕之哭固不與嗣王若也乃夫君子之以服服喪也豈徒其服哉哀之所至服以變馬服之所成哀以紀焉以服配哀實生文也以哀配服文行實也誠信于中而達于外則起居動靜言

語謀為無不準矣故服者躬事也哀者心紀也起居動靜言語謀為之心之緒躬之寔也裸于躬弗本于心感于心弗改于實則亦胡貴此管麻者為哉不能廢事以從心則不能閉心以從服事亂之心逾之始之于不容已而繼于所可已者亦弗之已此必然之勢也若水之下導其流而不能復遏也故行之未幾而諸侯之淫于禮者遂棄其服而不恤其始曰受命以君國固莫非王事而不可以廢廢也其繼曰以喪食喪居而聽一國力非所堪無已而居食

且無改也其終曰夫飲食安樂之不可廢而況于禮崩樂壞之宜恤者乎于是而天地社稷越縉行事之說登矣嗚呼鐘鼓振于縣于羽舞于綴黼黻假于躬飲福拜昨相慶于位哀無復餘而敬不問其所自生禮之亂也居然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慙則何其早為之節也虞書曰百姓如喪斁考妣圻內百官從嗣君以斬衰終也四海遏密八音四海諸侯服有殺而弔樂以終三年也言樂之遏密則禮視此矣謂冠昏賓祭之不行也但言遏密八音則服之斬

不可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洩治未逮乎反覆猶未有去之道也待之反覆而後去未逮乎反覆而遠死事之變也君子盡其常不恤其變變之非常者如食魚而鯁以死者有矣固不畏鯁以廢魚也君子之所廢者鯁也而巳紂鯀也陳靈常也微子廢鯀而洩治食常魚亦何必洩治之為過哉子哀之去因乎昭公母子之難也骨肉之疑尊親之卻頑頑其辭以發宮闈之隱而未有以處焉則禍足以死而不瘳于國去之可矣叔肝之不食祿君已成乎惡也正言其賊則必討禍再發于天倫而以危社稷無與聞焉可矣陳靈無魯宣不赦之逆無襄夫人不可解之隱禍淫昏之咎旦改之而夕免于敗默而居其國一容容之懦夫也悻悻而去之則春秋之季足以託足之廷亦鮮矣接輿何善惟不忍此而見謫于聖人夫生平亂世之末流者惡得夫伯禽衛武以為之君而以行君臣之義哉史家據成敗貶節義左氏司遷班固范曄率用此道也故折衷于春秋而後定治春秋者又從而抑之將誰正邪春秋之文無可致其復則不貶而已足書曰陳殺其大夫洩治甚靈公也甚殺之者之罪而殺者榮矣浸欲復之抑將何以復之邪死諫者臣職也特文不可起也書字者非常也吾不知哀與盼之果非名否也哀盼名不見應即其別無已而加之相殺之詞陳侯固君也不可以伸治故而奈天倫也無所施復不貶而忠已顯矣稱國者君臣同昏分憂子甯行父之流焉耳以史之設辭而求經又惡知聖人之情哉

語曰因不失其親親者非情親之謂也君子之親以性以義野人之親以類以倫所固親者為其親親之道也因者因其固然而相因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冬十月楚子入陳明年春楚子圍鄭未決歲而戴以主盟者縣其國入其都肉袒牽羊而後釋陳鄭之所因其效可親矣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義所不得合者性固離也討夏氏有詞也然固非辰陵之盟所講也入陳而陳不覺矣移兵以向鄭而鄭愈不謀也其合也如聚沫其加之兵也如飄風要亦奚足怪哉不陽與之以可親雖庸人弗因陽與之親而愛其易需非急易面目于旦晚之間則覺而不得以逞也何恃以加人乎恃此面目之無恆旦晚之速易者而已矣沐猴之冠乍見而人少聞而無似人者是也連用其無恆而後以加人而必克嗚呼陳鄭即疑其不可親而不料其變易之已速躊躇少聞兵已臨闕庸人至此而始悔亦孰知其固不足恃哉以國因者畏國陳鄭也以身因者畏身也

以名因者畏名也前考喪後者復因君子迷野人陷古今之大哀也易曰入于幽谷三歲不覩亦何三歲之足待哉晨加諸膝而夕刃矣

戰之有主客之辭曲直之案輕重之衡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也均乎可以為主則及者志戰者也所及者應也曲直之案輕重之衡也或情相等或義不相掎則及者必尊統卑親加疏也所及者卑疏而不可使為主也曲直之案輕重之衡一事之褒譏也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人倫之體裁也人倫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不足論已以曾視諸侯魯親矣為我親者我所尊也戰于襄戰于紀戰于濬及者親加疏若曰我不欲戰則彼不我戰不使敵之加我親者全乎尊矣以中國視楚國中尊矣尊于中國者我所宜親也戰于城濮戰于邲戰于鄆陵以晉及者尊統卑若曰楚不敢必戰曾與之戰而後戰不使楚之加乎中國尊者全乎尊而於我親矣尊之統卑親之加疏人倫之紀也尊或失其可尊而必尊之親或失其可親而必親之全尊親之體也義繫于尊則不問其曲直義繫于親則不相與為重輕以尊親為裁也體裁者因天之理正人之紀一事之是非不足以掎之矣故城濮之戰得臣志之邲之戰林父所弗志也鄆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之三戰者志皆在楚而奪其志以伸晉功不問其成虧義不問其得失因天之理正人之紀而大義行矣嗚呼晉楚之力敵矣以晉統楚非實也乃聖人力奪諸楚以柄授晉迨夫長岸之戰以楚及吳而聖人之情愈不得已者存矣楚不可尊吳愈卑則楚可尊楚非可親其親吳也則無尊親楚也夫吳之于楚僭王均也而吳則被髮文身之吳也以臭味言之楚于我親矣故易曰黃帝堯舜妻妾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天地不可立而況于人乎所欲者曰及及者事之主所及者聽也欲戰則戰不欲戰則已故主乎戰欲平則平不欲平則可弗平乃主乎平宋之受圍也亟欲平其情也且平不欲平而卒得平者乎欲平則平楚弗得不聽宋得以伸其欲而宋伸矣宋伸者春秋之勿使楚人伸也宋之得伸者宋固不自屈也惟不自屈故君子以可伸而伸之其自屈矣則疆禦之楚不聽其平是欲平而不得平之勢也惡能為乎主哉見圍經年死守而不為之屈上下有同力矣力同則同欲者伸故以人書者顯非君臣之私即楚而失眾也嗚呼楚之禦也兵未加而先靡以從若魯歸父之策者眾矣宋終元之殆于亡而後姑與之平而楚不得不聽宋於是而有死之心以報晉

也晉之伯宋兩困於楚而晉無一矢之救宋終不臣以聽晉而輔之是宋有大勞于晉而晉無造于宋也無造而不
忘戴之以死終春秋之世魯衛蔡鄭叛服不恒而惟宋不易志知天下之無王則不可以無伯知伯之不可恃而終
不恃夷宋之以屠國于不傾者審矣魯衛蔡鄭或或削而宋免焉非王偃之狂不先六國亡也宜哉立義于此無
待人之求而自得者非君子之文也夫惟為之激昂之詞以相顯而後求明者無待求而自得激昂者必有所偏而
道多所廢矣王通氏曰春秋王道之權衡權衡者無所激昂恆平以待人之求也知此而例之不足以立審矣為之
例者必有激昂故綱目賤揚雄之死而屈于狄仁傑例也例滅者曰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非也國已亡世已
殄寔滅也不待激昂而故起滅文也例以歸者曰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非也彼以馬此與歸馬寔以歸也不待
激昂而故起以歸之文也善而書滅將不善而不書滅則是滅者之為功為罪以受滅者而揜絕之而曰以歸將不
絕而不曰以歸則是歸者之為功為罪以與歸者而揜故有所激者必有所沈有所昂者必有所俯斤斤以顯一
人一事使夫人無待求而自知其廢道矣聖人之于經教若懸日月焉暉不為物設而物徧取照冥行植植者之
不可與于明聖人行于所無事而不能與天地爭功也故滅之為義大矣齊滅譚遂悲王道之淪於伯也楚滅江黃
悲伯道之淪于夷也均是言滅而悲憫之深且非徒為是譚遂江黃悼矣晉滅潞氏甲氏陸渾之戎幸中國之返于
正也均是言滅而欣幸之深詎可云亦狄與戎亡國善而上下之同力足開邪楚以獻舞其外之暴也會以邪益甚
內之曲也均是言以言歸獻舞益之賤行同而甚楚尤魯之情異矣晉以潞嬰兒大戡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歸將
嬰兒不受縛于晉詎可以貴道貴嬰兒邪狄禍之中于鄭衛齊杞也百年而其子晉尤不兩立也滅其族種俾其君
于是乎盡春秋而莫豫青兗無狀患垂至于七國而猶晏然□□□殄之而不為不仁俘之而不為無禮以謀勝
之不為無信乘其危而弁之不為不義上下同力適以勝其惡僭逼不屈適以益其不赦彼夫以滅例以滅以歸例
以歸者胥于此而亡當矣錄是推之春秋之教懲其寔以待人之求功罪得失咸取照于平衡弗之思者固無能得
也授之以例俾易知焉專家之學所以自標榜于師說者譬之以飽餉嬰兒而使去其母聖學不傳邪說益逞可勝
道哉

羸秦之為無道天下之所知乃秦之為無道固有為也固有為則固有其道固有其道則必有與道相得者焉夫婦
之義至秦而定至漢而章是猶與道相得者也古未之逮也春秋書却杞之女來歸平詞而無異非春秋之不以為
異當時之習周之制不之異也婦之不若夫出之正矣婦以不若出而猶備其車服厚將其迎送歸告諸宗廟史張
大而無降詞顯書于策以垂後世若是者將以成出者之厚而弗忘乎發所出之薄過矣周之道所為文勝而傷其
質也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者永君子之終知敝者知細人之敝不若而可出出而以禮將之使可嫁
也君子之以永終也得矣乃不若而出出而弗替其禮細人于是乎無慚而翱翔于去留細人之敝所必至君子之
所當知也臣之于君也可存可亡翱翔于去留而不失其榮則細人無忘于毀其國妻之于夫也可合可離翱翔于
去留而不失其寵則細人無忘于毀其家故三代之喪天下也無仗節死義之士賢如箕子而猶避志于周秦以上
之無烈女也視其夫之死亡若遺而凱風有 之詩乃以陳之太史而無嫌臣之二君女之二夫秦以後之所
為名教也細人敦矣周之道敦于君子薄于細人秦之道薄于君子敦于細人夫君子之以敦為德而不惟其文也
且天下而不皆君子矣則無膏勸細人之敦者為以別人道而成俗者大邪臣之無道君封建之天下仕乎俱國者
可矣侯國之臣猶今之俗吏也故以封建之臣禮事郡縣之君主非妄人焉不能則以郡縣之臣道書封建之陪臧
于道不得矣若周之于夫古今均也是故秦漢閉家之法古未之逮也春秋從周之文無能改焉雖史氏亦弗為異
詞以為人道之缺俟之後王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固必有所損益矣
理不紀數數不足以該理化以成象象不足以知化統其一原而聽其萬變君子之道斯以異于異端也數之不齊
而有偶齊象之無定而人可以私意定之夫向從其私意以徵于偶然于是儒之疵者執為感應之說以與釋氏之
報應相亂而君子之道隱君子之道以已亂也釋氏之教以勸善也窮亂以之之懲惡以勸之釋氏之立言之心未可重
非報應之說若可以存矣而固不然惟其無與于化理也說春秋者惡桓宣之故曰且得夫水旱凶災之應惡晉侯
之殺世嫡曰宜得夫奚桓卓子駢首受刃之報夫既濫于釋氏之言矣洵然將使五穀登薄饑不當其世遂可推刃
君親而無忌乎奚齊卓竊位使以保其天年而國無恐遂可聽嬖妾以殺冢子而無愛乎人不足以行法弗獲已而

求之冥冥匹夫賤婦窮而呼天者此情為耳故報應之說釋氏莫須去眉之債詞流俗之浮喜浮怒者所樂聞也釋氏利誘乎愚賤無聊之徒以為之從故恆取其無聊之德心而為之慰夫君子憲天道勅王法以正天下惟皇作極皇自作也嚮用五福君自嚮也威用六極君自威也皇不自建委之亂人以推刀付之水旱不齊之家之象以行懲則將焉用天君子哉亂人者非已亂之人也臣弑其君而以報其君行自見殺而又以報其殺禍之相尋惡知其極故釋氏以為人食羊食人而無終已求尸其權者而不得則妄設一咬魔王以操天之柄而懲極矣不齊之家數固不齊也桓宣弑而水旱應其民是天且助凶人以益之亂矣以為代隱公子赤而孺之怨則彼固何怨于南敵之婦子以為警桓宣而使之懼則彼且安忍于君親而何恤于溝壑之老羸邪惡動一人而害殺于氣數故釋氏以為一念妄生山河消隕而等天地于浮鷗以為惟人之起滅杳然自大而愈德矣嗚呼為此數者將以為引天治人參人于天之天用乃徒用于匹夫賤婦情窮勢屈之劣情以浸淫于莫須去眉者之猥說廢人道亂天紀謂之曰儒之疵者不亦宜乎此說不關妄者淫焉故李贄之說史也指操懿裕行之赤族以怖天下乃君子則既不可怖矣小人石怖以須臾而惡發則忘者也無以懲則姑怖之雖與怖之固無怖者抑祇以充狂夫下士之嬉笑嗚呼此贄之所以為贄與

